



乔万尼·斯卡拉菲勒
主编

谢朝群 李冰芸 译

原词：
与马塞洛·达斯卡尔对话

内附“论辩、战争与媒体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一文

原词：
与马塞洛·达斯卡尔对话

[意] 乔万尼·斯卡拉菲勒 主编
谢朝群 序
谢朝群 李冰芸 译



© 2011 Lulu Enterprises Inc.
Raleigh, NC, USA

ISBN 978-1-4466-1399-3

G. Scarafile, *A CRUA PALAVRA: Conversation with Marcelo Dascal*, Lulu, Raleigh NC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s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s.

DTP Roberta Pizzi | www.robetapizzi.com

目 录

中文版序（谢朝群）	I
前言（乔万尼·斯卡拉菲勒）	VII
原词：与马塞洛·达斯卡尔对话	
参考文献	1
论辩、战争与媒体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	19
参考文献	48
马塞洛·达斯卡尔教授论著	52
书籍	
A. 专著	52
AA. 主编书籍	53
书刊论文	
B. 思想史	58
C. 语言哲学、语言学、符号学	67
D. 认识论与元哲学	76
E. 心智哲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	82
F. 政治哲学、伦理学、行为哲学	86
G. 美学	91
H. 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	92
I. 编辑工作	94
J. 书评	102

中文版序

意大利萨兰托大学的乔万尼·斯卡拉菲勒（Giovanni Scarafile）教授曾于2008年夏天对马塞洛·达斯卡尔教授进行了一次学术采访。2010年，这次学术对话的内容成书出版。斯卡拉菲勒教授邀我将该书英文版译成中文，¹我深感荣幸，并欣然应允。

达斯卡尔教授是国际著名语用学、哲学以及认知科学大师，尤以莱布尼茨研究、语言哲学研究以及争论研究等闻名遐迩，著作等身，学术成就相当卓越，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威望。达斯卡尔教授涉猎甚广，倡导开展跨学科研究，是位横跨众多学科的“多面手”。比如在研究语用学的时候，他不但能够紧

1 除了中文版之外，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以及罗马尼亚语等多种语言版本也已经或即将出版。每一种语言译本里面均附有一篇达斯卡尔教授亲自撰写的论文，其内容各不相同。

中文版序

紧抓住语用学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如意图、语境、关联等，而且还注重语用学与其他学科或领域之间的互动，如语用学与文学、语用学与修辞、语用学与阐释学、语用学与电子时代、语用学与争论；等等。可以说，他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达斯卡尔教授的研究紧扣社会生活实际，学术思想极为深邃，催人深思，研究成果既有重大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指导意义。这一点也可以从本书所附文章——“论辩、战争与媒体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窥见一斑。

每每阅读卡斯卡尔教授的真知灼见，都会有所收获，感觉“很给力”。这次亦不例外。达斯卡尔教授告诉我们，在以色列文化里面，一切皆无定论，似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辩论。这一点似乎值得中国大陆学者借鉴，因为学术辩论目前在中国大陆似乎仍不多见，而许多时候，新观点、新思想就是在学术辩论的碰撞中产生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本身就是辩论，一种非共时的辩论。如果写作内容失去了辩论的成分，创新的成分也许会遭到遮蔽，无法凸显。辩论是对话，更是知识之源，因为，创新经常在辩论中产生，思想经常在对话中产生。

达斯卡尔教授很好地传承了以色列文化里面的论辩精神，并且把它发挥到了极致，笔耕不辍，从一个创新走向另一个创新。比如，

他在讨论与辩论之间引入了“争论”概念，弥补了传统讨论一辩论二分法的严重不足，极大地推动了争论研究，并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理性的哲学认知。再比如，他颠覆了“论辩是战争”的传统隐喻认知观点，认为论辩与战争之间不但具有隐喻关联，而且还可以是转喻关联。想想中国大陆地区各种学术期刊每年登载的数百万篇文章，有多少篇是“神马”？又有多少篇只是“浮云”罢了？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²当然，这其中涉及到的“国情”比较“纠结”，……（此处略去不少字。）

莱布尼茨关于“天平意象”的用法非常特别，他认为天平的摆动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允许“不必要的倾斜”，允许中间立场的存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中庸之道”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达斯卡尔教授一生喜欢旅行，强调旅行对于开阔视野具有重要作用，这不由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如此看来，有些地方，“中国人”

² 详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2/10/c_121059214.htm。（2011年2月10日访问）

中文版序

与“外国人”其实是相通的。

或许我们还得提防国人常有的一种“思维定势”，即所谓的“外国人”在论辩时都是“对事不对人”。真实的情形是：在“外国”，论辩行为不但涉及所论所辩之事，它还涉及到参与论辩的个人，而后者可能因为论辩而名声扫地，并因此失去各种各样的安全感。许多时候，“对事”不“对人”似乎很难；有的时候，“言”与“行”要取得一致也不容易。这两点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莱布尼茨自己也无法做到。根据达斯卡尔教授的描述，虽然莱布尼茨表面上说已经同跟他争论的一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实际上他不但不同意对方观点，而且还不允许跟他论辩的学者在哲学杂志上发文章！如此看来，有些地方，“中国人”与“外国人”不但相通，而且相同。

衷心祝愿达斯卡尔教授学术之树常青！

谢朝群³

2011年2月初于福州

3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特别感谢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林天津教授的大力支持。

前言

“我不被他人引领；我引领他人。”
(*Non ducor, duco.*) 或许我们可以用圣保罗的这句城市格言作为开头，来简要描述一下马塞洛·达斯卡尔。

达斯卡尔是莱布尼兹或语用学研究的权威，是争论理论 (*theory of controversies*) 的主要倡导者，也是当代学术研究活动最成功的典范之一。这样随便说说有过于简化的危险，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追溯源头，说明达斯卡尔如何出类拔萃——不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如何能够在不同研究领域取得成果并获得国际科学界一致认可，那么，这种危险就可以解除。

为了具体了解马塞洛·达斯卡尔的风格与研究活动，我们于2008年夏在萨兰托大学的中心图书馆拍摄了一部以《原词》 (*A crua palavra*) 为题的纪录片。那些提问不但勾勒了一条可能把这位巴西籍以色列裔哲学家不同思想联系起

前言

来的道路，而且还确定了一个基体，这个基体能够展现达斯卡尔思想风格如何形成，如何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者。鉴于本书出版的需要，我们对当初那些提问进行了“升级”。

我必须承认，尽管早在采访之前，我认识马塞洛·达斯卡尔已有多多年，但是当我发现眼前这位交谈者如此多才——只举一点——能够流利地讲8种语言，心中不由地肃然起敬。不过，这次访谈让我意识到，或许在达斯卡尔的凝视中，或许在他微妙的反语里，或许在他那些说话时所做的手部动作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邀人超越自己的极限。具有意义的是，这个特别的邀请来自达斯卡尔：他不但运用他那广为人知、精确、本身已极具说服力的辩证逻辑发出了邀请，而且还借助形象的证明——如他在访谈结束时所说的那样——将理论与实践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与人结伴，游历各地”是前面提到的、达斯卡尔出生地圣保罗城市格言中拉丁动词*ducere*最真实的含义，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幸运的巧合。的确，不管是在谈论研究莱布尼兹最新研究成果或中东局势，还是在议论语用学或《塔木德》（Talmud），¹达斯卡尔的话语

1 《塔木德》是犹太教重要的宗教文献，据传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编。——译注

前言

非但没有让我们觉得乏味，而且还鼓励我们采用一种自主的视角（*autonomous point of view*），跟随他，与他同游。而这就使研究成为一种真正的对话。

从后面的访谈以及所翻译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达斯卡尔思想中有两个方面联系紧密。

一方面，达斯卡尔具有专业学者的透彻与精确。他每次都能够使用最为合适的概念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拆分和剖析。这是一项费力而艰巨的任务，但他在学术之旅中与许多学者交流，不断将这个任务具体化。

另一方面，达斯卡尔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先知先觉与洞察力，能够深入分析问题并揭示出最为本质的东西。

为了说明达斯卡尔这两股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狄德罗²在思考观察精神（*esprit observateur*）与先知精神（*esprit prophétique*）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所说的一段话：“我所说的观察精神，不用费力气、无须争论就能进行；它并非视而不见。它吸收知识……它没有出

2 狄德罗：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他最大的成就是主编《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年—1772年），此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著作，包括《哲学思想录》、《对自然的解释》、《怀疑者漫步》、《论戏剧艺术》、《谈演员》、《绘画论》以及《天才》等。——译注

前言

场，但却影响一切，而所留下的意义是他人所没有的。这是一种稀奇的机器，它能够说：这事能成……果然就成；那事不能成……果然不成；这对，那错……果真如此。无论事大、事小，它都与众不同。这是一种预见性精神。”

把达斯卡尔的思想风格与狄德罗的话语结合起来并非偶然。事实上，在狄德罗看来，那些话只适用一类人，而马塞洛·达斯卡尔刚好属于这一类，即天才。

“原词”（*A crua palavra*）本是西科·布阿克（Chico Buarque）³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原词”不但指明了通往意义之途，而且还把意义表达出来并使之真正在场。

我希望，读者通过直接阅读马塞洛·达斯卡尔的话语能够体验到研究与证据之间的不解之缘。

乔万尼·斯卡拉菲勒

2010年九月于莱切

3 西科·布阿克（原名叫Francisco Buarque de Hollanda）：1944年出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他多才多艺，既会作曲唱歌，又会写诗、写书、写剧本。他擅长在音乐中融入对巴西特别是里约热内卢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评论。——译注

原词：与马塞洛·达斯卡尔 对话

斯卡拉菲勒：达斯卡尔教授，目前您居住在特拉维夫，但您是在圣保罗出生。

达斯卡尔：我既是特拉维夫人，也是保利斯塔人。我以此为豪。

斯卡拉菲勒：您几岁离开巴西？

达斯卡尔：刚好24岁。去了法国。

斯卡拉菲勒：当时的决定是因为要搞研究，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达斯卡尔：由于法国人在圣保罗创立了哲学系，法国人成了我们的教授，所以当时去法国继续深造哲学知识是正常的。我们跟法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1964年初，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军方的一个目标就是遏制哲学系，认为哲学系有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读俄文书籍的人；等等。对不熟悉当时巴西政治的人来说，这是很奇怪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能够

达斯卡尔

离开的都迅速离开，以便能继续学业，避免坐牢，或避免20岁的时候就“被退休”……

斯卡拉菲勒：是您自己决定离开的吗？

达斯卡尔：我妻子和我一同决定出走，然后我们就离开了，不过切·格瓦拉（Che Guevara）、¹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²以及毛泽东的书籍一本也没带，差不多就是当时年轻积极知识分子所装的行囊。的确，军方的做法是没错：我们是很危险……我记得当时每周都有一个讨论会，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某个章节。我自己没有把书烧掉，我不能烧书，也不能把书扔掉。我把我的书放在我姨家，那里有一个藏危险书籍的好地方，不过后来那些书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1 切·格瓦拉（1928-1967）：出生于阿根廷，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也是游击战争的理论家和谋划家。他参与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代表作品有《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1963）、《游击战》（1965）等，曾入选《时代周刊》20世纪100位影响力人物。——译注

2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出生于古巴，年轻时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律师。1959年，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1965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76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2008年，卡斯特罗由于身体原因，辞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两项职务。——译注

原词

斯卡拉菲勒：你们到达以色列时，那里是一个怎样的局势？

达斯卡尔：我们到了以色列，呆在合作社（kibbutz），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一样，付出的精力也一样。

我记得后来上大学时，全职教授挣的钱还不如码头工人来得多。这不仅仅跟平均主义有关，而且还因为大学老师不像码头工人那样，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会。

总的说来，当时社会并没有很明显的鸿沟。你既找不到富得流油的百万富翁，也找不到穷人。今天，以色列是发达世界里面贫富悬殊、世事颠倒的国家之一。我们从社会主义开始，却发展成了失控的资本主义。

斯卡拉菲勒：以色列文化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

达斯卡尔：在以色列文化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辩论。这么说有些夸张，因为你不应该，你也无法每时每刻都在辩论，但重要的是你有辩论的意愿。我不想去推测这为什么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对话模式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人历史。比如，《塔木德》就是一本纯粹逻辑论证的书籍，讨论涉及方方面面，阐释也是多种多样。我可以告诉你，一切皆无定论，所有不同的意见都保留下来。有人认为把辩论没有获胜一方的意见保留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也是知识之源。于是，我就跟

达斯卡尔

随了犹太人的传统。我很高兴地发现，重视辩论这个传统由来已久。

除此之外，在犹太人文化里面，有一个概念叫“犹太人书柜”。

这个概念引起了公开辩论。首先，书柜里放哪些书，犹太人书籍的全集有哪些，得先定好。其次，这部全集属于谁，也得定下来。我们世俗的思想家说全集不单单属于宗教人物，它应该是一个公众的书柜。跟那些宣称拥有所有权的正统派辩论并不容易，但很重要。我的同事说“我无法跟没有读过康德、笛卡儿的人讨论问题”，我说“不，那是不对的”。我转而问我的同事“你读过《塔木德》吗？”“没有。”“那……”对他人开放意味着真正阅读他人的文本；认真阅读意味着花时间，争取获得理解。

斯卡拉菲勒：浏览您的学术传记，我们发现您曾在美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任教；您是新以色列哲学研究会（New Israeli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主席，也是国际争论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ntroversies，简称IASC）主席；等等。我觉得我很难从您多元的兴趣和研究领域中找出一个单一的基体。所以，我想请您给“学科对话”下个定义是合适的。这是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达斯卡尔：要成为一个对话，学科之间的对话必须是一个对话。答案就在这个重言式

原词

(tautology) 里面。

首先，对参与者而言，对话有一个敞开（opening）。如果有人想从对方学点什么，这个敞开至关重要。但是，敞开不能仅仅只是临时学习新东西，学习不同的东西。能否倾听连对方自己或许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发现，敞开是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

对话是一个大挑战，因为人不能被动，即使面对自己也是如此。学科之间的对话必定能找到这种动态。就拿今天来说吧，有跨学科的交谈。我的确是在实践跨学科。我想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超越了学科樊篱。显而易见，跨学科是必需的。但是，显然，对话并不意味着对话很容易达成。学术界存在这样一个悖论（paradox）：关于跨学科的谈论不少，跨学科的学科也创立起来了（比如认知科学），但是在关键的节点，每个人就像穿着安全护套一样，仍旧固步自封。之所以如此，有学术界结构方面的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谁搞跨学科，谁就有点儿半吊子，一知半解，无法深入。一旦要考核某个人，决定是否给他[原文如此]晋升职称，[有人就会说]“他在这本跨学科期刊发了文章，但那没用。我们要看看他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都做了什么。”有人提出要学科，反对讨论跨学科。人们害怕太多跨学科，因为那会殃及他们的事业。世道就是如此。这是概念上的悖论，也是行政上的悖论。

斯卡拉菲勒：这是不是说如今在机构——

达斯卡尔

大学或研究中心——做研究几乎不可能，或者至少比以前难多了？

达斯卡尔：研究难做，这是原因之一，但还有其他原因。科研难搞，因为大学不能提供资助，特别是资助那些需要资金与设备的研究。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只有科学——那种所谓大科学（big science）——才需要资金建设实验室，购买昂贵的设备；等等。这是不对的。人文学科也同样需要资金。我们以莱布尼茨的书稿作为例子。迄今为止，他的手稿只出版了一半。想在这个领域做研究，我们必须查阅手稿，到存放手稿的德国档案馆去查阅。保存这些珍贵作品是一份神圣的工作，相关人员必须获得报酬。我们应该想到他们。而且，我们必须想到那些让校勘过的版本面世的学者。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目前，手稿的誊写需要再弄50多卷才告完成。从事这个项目的学者准备一卷书稿需要花7年时间。你只要想想，莱布尼茨所有作品若要都出齐，我们得等到2048年。

斯卡拉菲勒：*既然您也是一位工程师，您是否想过，有没有什么技术工具能够让那日期缩短一点？*

达斯卡尔：没有什么现成的工具可以适用这些手稿。我们需要开发。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加快工作的步伐。不过，正如我们刚说的，这一切都意味着开发技术需要资金。一言以蔽之，做研究是昂贵的。

原词

在我的大学以及我所了解的许多大学，目前的情形是研究者必须找资助，希望找到不关注足球而是更喜欢文化、哲学等等的赞助商。这一切并非易事。的确，有一些私人机构、基金会、研究中心、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³或欧盟也提供研究资助。但是，一份可能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好的想法还不够；你还得填写几十页的表格，草拟研究预算；等等。今天，研究者意味着同时也是研究的管理者，而这，如我所言，并非易事。

斯卡拉菲勒：哲学家莱布尼茨给人的意象几乎都是跟逻辑、跟能够表达严格合理性方面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这些元素在莱布尼茨那里都找得到。但是，从您的研究，从您的解读，浮现出了其他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稍微不同的哲学家意象。是这样吗？

达斯卡尔：谢谢。是的，在这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有点愧疚，因为我最初关于莱布尼茨的著作都是沿袭了传统做法，把评价莱布尼茨形式思想放在首位。提出把形式化作为逻辑与数学基础的是莱布尼茨自己本人。这一方面他是现代逻辑的开山鼻祖。他还撰写大量文章，提出用形式方法解决争论。他在好多文章中提到：“我的方法可以解决争论，因

³ 意大利最大的科研管理机构，成立于1923年。——译注

为争论双方必须坐下来，拿笔出来，然后计算出谁正确。”但是，把这种方法应用到那些他自己牵扯其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用逻辑解决的争论，他自己也办不到。比如，他说，“我与某某人产生了争论，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把争论演绎到了第十个三段论，然后答案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我们双方同意，一切都解决了。”不过，后来，我们找到了跟他有争论的另一方文献，这些文献清楚表明，他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我们还找到另外一些文献，这些文献表明莱布尼茨不允许跟他有争论的一方在莱布尼茨的哲学杂志《博学通报》（*Acta eruditorum*）⁴上面发表文章（虽然莱布尼茨不是杂志编辑，但他对编辑的影响很大。他给编辑写信说“注意：不要发表该绅士的任何东西”）。

有一点需要补充：莱布尼茨不仅是哲学家，他还是数学家、逻辑学家、政治家。汉诺威法庭有时碰到问题需要解决，他就为法庭工作。显然，一般说来，政治争论和冲突是没办法用笔计算一下就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需要弹性，需要能够系统阐述案件，允许对立双方之间调解，而不是用数学模式加以解决，虽然它可能会说明谁正确，谁愚蠢。现实的、特别实际的问题单单用数学方法是没办法解决的。基于此，莱布尼茨在调解方法上面花功夫，提出了一种我认为很重要的道德立场。在这一点

4 德国第一份科学杂志，创办于1682年。——译注

原词

上，莱布尼茨研究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来得深入，包括撰写宽容专著的洛克。⁵

斯卡拉菲勒：莱布尼茨的宽容思想与洛克的宽容思想有没有什么区别？

达斯卡尔：莱布尼茨的宽容思想要比洛克的更为深刻。对洛克而言，宽容意味着“我们接受这些疯子的存在，但他们仍旧是疯子，以后也是如此，而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形。”莱布尼茨则认为，宽容应当意味着，认识到今天对我们发疯的那些人至少掌握了一小部分的真理，他们今天虽然说了我们无法作出评价的话语，但明天我们也许会认为它们正确。莱布尼茨用对方自己的话语来评价对方的位置。可以看出，这是另一种宽容。

这一切告诉了我们另一个莱布尼茨：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和相当重要的伦理基础。此外，对我个人而言，在一部作品里面证明这一切很重要。这部作品花了十年的时间，由莱布尼茨系列论文组成。我给书取名为《争论的艺术》（*Art of Controversies*）。

斯卡拉菲勒：重新发现另一个莱布尼茨，

5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的哲学家。《论宽容》（1689）是洛克的第一本著作，最出名的两本著作则是《人类理智论》（1690）和《论政府》（1690）。洛克的思想对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译注

达斯卡尔

您刚才谈到了；接下来，您强调了莱布尼茨提出的“软理性”（*blandior ratio*）。它确切的含义是什么？

达斯卡尔：不能把莱布尼茨谈论“软理性”的文本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弱理性。“理性”（*ratio*）这个词有其他含义，其他用法；等等。这是我出的小点子，是想表达“瞧，莱布尼茨同意我的观点”这个意思。当时，莱布尼茨谈理性弱或软，他的意思是不要求也不允许获得确定性，即最终、绝对的论证。相反，这种理性明确指出：达成这个结论是合理的，但或许有理由把这种合理性撤销。

这样一种方法促使我们放弃对于结论最终性与绝对性的教条式信仰。这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所讨论的实在合理性。亚里士多德谈到了一些好的观点，但他并没有深入探讨，而莱布尼茨则沿着这个方向做了更多工作。

斯卡拉菲勒：在您的思想里面，天平这一意象具有什么价值？

达斯卡尔：天平的意象是我在研究莱布尼茨过程中的又一发现。这个意象他用的很多。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理性人在沉思的意象，即一个理性人在权衡针对某一结论提出的各种正反论点；因此，了解这个理论是更好还是更坏，是不是好的方法，对于行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不是一个新的意象，但是莱布尼茨的用法很有意思：某样东西称完重量后，天

原词

平盘可能出现的状况不是两种而是三种。一种是平衡。莱布尼茨说，这是最可怕的，因为平衡就意味着静止、瘫痪，失去理性决定能力，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投掷骰子，以武断的形式来作出决定。莱布尼茨是一位温和的理性主义者，在他看来，怀疑者持平衡的立场，他们会认为他们终于获得了安宁，可以气定神闲，天天睡大觉了。莱布尼茨可睡不着：他得写稿子，这让他的编辑有得忙了……

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很偏激，其典型就是利用天平来作出决定：重量具有明确性、结论性，就是最终达成的决定，另一个是错误的，要扔掉。莱布尼茨则说：不对，那样就是笛卡尔在寻找确定性了。他说这是唯一的两种可能性，要么是投掷骰子的武断，要么是确定无疑。莱布尼茨说，不，天平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不必要的倾斜”（*inclines without necessitating*）。这话真是精彩绝伦。这是中间立场，有点倾斜，天平指针摆向秤盘一端或另一端。摆动就说明需要做出选择，但这选择不是决定性的。假如后面发现了新因素，导致平衡得以恢复或改变，很好，我们必须改变。这是一种更友好的理性，有效，不用长时间等待最终的决定或发现最后的公理。简言之，我们可以作出恰当的决定。天平意象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平意象也能够反映我和我自己之间的一种纠结。年轻时，我想我挺强硬的，也很武断。我当时想我已经发现这

达斯卡尔

个，发现那个了；肯定只有这个政党才能拯救国家。当时那种倾向……采用了数学、逻辑、科学的方法，挺僵硬的。我不知道，或许随着年龄增长发生了这种事情。是不是？天平把我带进了另一个方向。如今，它是我思想形式的一个主要意象。

斯卡拉菲勒：在您的争论理论里面，您区分了讨论（*discussion*）、辩论（*dispute*）与争论（*controversy*）。这么多年下来，您的理论得到了肯定还是否定？

达斯卡尔：讨论、辩论、争论这个三分法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认为我的分法不够，还有其他种类的辩论；还有人认为我的分法太多了，只有两种辩论形式，即讨论与辩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批判性的说理还是具体的辩论分析，我都找不到有分量的理由来让我放弃争论理论的三分法基础。这些失败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1）没有注意到“讨论”、“辩论”与“争论”是理想类型的名称，是抽象概念或现象描述，旨在帮助我们理解相关现象的基本面，并不提供对所指现象的完整描述；（2）许多研究者认为整个辩论的动态特点可以简化为静止的论辩结构；（3）没有认识到该三分法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引入了理想类型的“争论”，它除了证明传统讨论-辩论二分法的不足之外，还证明了在富有成效、能够催生创新的辩论中，最基本的驱动力是一种不同于纯粹逻辑的理性。

原词

斯卡拉菲勒：您是语用学领域的知名理论家，您还创造了“心理语用学”（*psychogragmatics*）这个术语。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语用学在研究行动与语言学科中的重要性？

达斯卡尔：语用学是研究使用中的语言和其他人类行为形式的一门学科。我们可以说，在“行动中”而不是在静态中研究、分析和保存结构（比如语义和句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语用学处理的是我们用语言做的事情以及语言为我们做的事情。假如我们没有考虑到语言的动态维度，假如我们只有语言学，而没有语用学，那么，我们对语言的勾勒就不够完整，就不能有效解释语言的功能、用途、丰富度及其在人类行动中的作用。语用学学者通常主要讨论语言在交际与社会中的使用。这是好的，但还不够。语言还有其他重要用途，它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工具——我们用它思考、推理、感觉。

为了研究这些用法，我造了“心理语用学”这个词，我还保留了“社会语用学”这个术语，主要研究语言的社会使用，尤其是语言的交际性。

斯卡拉菲勒：您是《语用与认知》杂志的创刊和现任主编。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创办这本杂志的？此外，如今通过网络获取电子资源的途径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面对这种情

达斯卡尔

形，我们的科学交流应当扮演何种角色，采取哪些形式呢？

达斯卡尔：《语用与认知》这本杂志至今已有将近20年时间了。创办这本杂志主要是由于当时比较缺乏对语言使用与认知（从最广义的“精神生活”方面来讲）关系的关注。这本杂志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讨论这种关系的平台，对“心理语用学”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并得到广泛认可。遗憾的是，心理语用学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如今，随着“认知技术”的发展，这本杂志也在发展，已经出了几期专辑讨论新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认知类型以及机器人的精神生活；等等。我们也因此认识到，技术进化能够导致精神过程出现重大变化，而这必然涉及到新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语言使用，包括新的科学交流形式。

斯卡拉菲勒：您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接触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您认为旅行有什么价值呢？

达斯卡尔：认识其他国家、其他文化以及其他的人（不仅仅“知识分子”），这些都具有重大价值。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的见面，都可以打开新视域。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种危险，即把自己禁锢在狭隘的有色世界里，而旅行可以让我们避免这种危险。这不仅表现在到国外访问，也表现在到你本国其他地方旅行，还表现在其他“旅行”，有时是不用身体的旅行。我记得我是以学习语言，如法语、英

原词

语，以及作为国际笔友俱乐部年轻成员开始我的“国外之旅”。通过这些方式我遇见了有意思的人。后来，我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人，呵呵，是我的妻子华达（Varda）。“真正的旅行”总是能带来惊喜，让你从不同视角重新思考问题。它们真的能让你把自己放在莱布尼茨所说的“他者的位置”。在我们这个多元世界里思考、感受以及行动，旅行不可或缺的东西。

斯卡拉菲勒：联系当前社会政治局势，您认为您的研究具有实际益处吗？总体而言，教授，您觉得存在思想改变事物的力量吗？

达斯卡尔：我认为我的研究的确具有实际价值，尤其是我觉得争论理论里面的多元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解决战争的途径不是单一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冲突不会明天就停止，即使我们已经签定了协议。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以下的做法很重要，即从对方立场里面寻找能够证明他们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相信思想具有改变事物的力量。对此我笃信不疑。理论家与实际并没有脱节。我认为思想具有实际价值。但愿此次访谈对政治也能有所帮助。以此结尾很不错，不是吗？

马塞洛·达斯卡尔

论辩、战争与媒体在冲突
管理中的作用

马塞洛·达斯卡尔

论辩、战争与媒体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

*我们是不是不该主要用斗争、冲突与战争来分析[权力]？我们应该用第二个假设来对抗第一个假设[该假设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压制]，即权力是战争，一种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

米歇尔·福柯

*更宝贵的或许是对抗的传统……反对把语言误用于假论证和宣传。这是一种清晰说话、清晰思维的传统和规则；它是一种批判的传统，即理性的传统。***

卡尔·波普尔

1. 前言

我们都熟悉这样的事实：电视摄像机的出现会激化原本平和的示威，石头乱扔，攻击性口号此起彼伏，旗帜与粗口的横幅四处挥舞——总之，示威人群履行了“制造新闻”的责任。我们还熟悉这样的事实：房间内的谈判与媒体披露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联系。房间内的谈判大都是在热情友好或者至少务实的气氛中

* 见Foucault (1980: 90)。

** 见Popper (1949: 135)。

进行，即便存在不少分歧，讨论也只是“点到为止”。可是，谈判双方发言人公开宣称的口吻——“为记录在案”——可能要强硬许多，至少在签订协议之前都是如此。因此，媒体在场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强调分歧，强调冲突。

不过，媒体也可能产生相反的影响。在那些根深蒂固、容易发生暴力的冲突中，当冲突双方尚未进入谈判阶段，或者是谈判陷入僵局，媒体可以作为替代的沟通渠道。媒体通过所谓的“吹气球”和故意“走漏消息”，检查对手的反应，让冲突双方彼此都了解对方的要求，让公众对接下来的动作有准备。这通常可以化解暴力对抗随时爆发的危险，为解决冲突铺平道路。

本篇论文我准备探讨媒体在冲突局势中所扮演的这些相反的角色。我认为，暴力与论辩属于同一套交际行为，这套交际行为的建构基础是一个由隐喻和转喻组成的双重概念/修辞网络。隐喻把论辩类比为战争，转喻则把论辩看作与战争相邻。在批评的智力活动以及宣传的情感操作（如波普尔的引文）中，隐喻可以用来确定论辩的战争层面，但它把这些操作与身体暴力严格区分开来，它们之间只是相似关系。另一方面，转喻则是把论辩所涉及的这些操作看作是权力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要么是战争在另一个语域的延续（如福柯的引文），要么是暴力的临时替代品（正如人们相信只要对抗双方还在谈判，他们就不会发

动战争)。

这个转喻/隐喻概念网络——我断言——形成了一个连续体，它是冲突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解释谈话与斗争这两种交际行为如何相互增强或如何削弱各自影响。正是这两种交际形式相互纠结及其里面的双重网络——我猜测——使我们能够理解媒体如何在不同环境中完成上面所描述的双重角色。

我的分析还说明，我们或许能够在福柯的悲观主义（他认为论辩最终只不过是变相的战争）与波普尔有点天真的乐观主义（他认为理性论辩无论看起来多么像战争，它总是超越战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路径。这种可能性基于以下的事实：本文所认为的隐喻/转喻网络尽管对我们有关冲突的认识及其修辞活动中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该网络并不一定将论辩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无论这个网络多么强大，它只是我们认知、情感与语言工具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附属阶段，最终将会被另一个由更“良性”的隐喻与转喻组成的网络所取代。它将为克服地方冲突的破坏性影响而铺平道路。媒体和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批评现存网络的局限和危险，为创造并传播新网络做出自己的贡献。

2. 论辩作为战争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拉科夫和约翰逊说明日常

语言如何遍布他们所谓的“隐喻概念”。¹这些“概念”是众多隐喻的基础，它们提供连贯的结构，使我们能够用一个语域（即源域）来思考、谈论另一个语域（即目的域）。这些隐喻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它们就是隐喻，而是倾向于把它们当作字面意义来使用。请思考一下“时间就是金钱”（TIME IS MONEY）这个隐喻概念。不计其数的表达都是以该概念为基础，比如“我没有时间给你”、“那瘪了的轮胎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省下来做那件事”；等等（Lakoff & Johnson 1980: 8）。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结构性以及多产性；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方法，使我们可以根据经验以及对一些现象的概念化认知，就很多现象进行思考和发表看法。

拉科夫和约翰逊提到的第一个有关隐喻概念的例子是“论辩是战争”，用主要适用于原域（战争）的谓词来认识目的域（论辩或辩论）。好多话语都是以这个隐喻为基础，如“你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他对我论辩中的每一个弱点进行了攻击”、“他的批评正中目标”；等等（Lakoff & Johnson 1980: 4）。战争

1 这本书促使语言与思想隐喻结构系列研究得到蓬勃发展，还包括一些具体领域的应用研究，参见 Lakoff (1985, 1987)、Lakoff & Turner (1989)、Lakoff & Johnson (1999)、Dascal (1991, 1996a, 1996b)、V. Dascal (1990, 1992) John (1987)、Gibbs (1994)、Panther & Radden (1999) 等。

论辩、战争与媒体在冲突管理中的作用

与论辩有一部分结构是相同的，包括参与者、角色、线性序列、起因以及目的。这种同构性使得战争因素可以投射到论辩因素上面，并且可以用前者的术语来谈论和思考后者。参与者因此被看作是对手，他们持有立场，设计策略，发动攻击、还击、操纵以及其他动作，目的就是为获取胜利。论辩被描述成由不同阶段和子阶段组成（战斗、小规模冲突、停火、胜利、投降、和平）；论辩或多或少都有固定的因果序列（进攻产生防守、还击或撤退）；等等（Lakoff & Johnson 1980: 80-81）。这个列表可以很容易地扩展下去，该隐喻概念的多产性由此可见一斑。争论者在论辩中所使用的语词成为了武器，他们的主张、攻击，他们的动作具有不同的力量和策略或战术作用；预料对手反驳可以跟智力联系在一起，积累有利于自己立场的证据与合理组织有关；等等。这个隐喻概念在媒体方面的例子，我留给读者自己去搜集。

这个隐喻不单单遍布日常语言。17世纪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认为辩论是“精神战”（spiritual warfare），他指出，辩手——和将军一样——有理由使用“计谋”来打败被描绘成“老蛇”的对手。18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把传统形而上学描绘成“战场”（battleground），“教条主义者”在那里发动了内战，加上“怀疑派的游牧民族”偶尔入侵，

形而上学的“专制王国”动荡不安。²19世纪哲学家叔本华把辩证法——辩论的技艺——同击剑技艺作对照。“辩证法”，他写道，“不需要与真理或真实性有任何联系，就好像当争论变成决斗时，剑术师丝毫不考虑谁正确。唇枪舌战就是这种事情的全部。辩证法就是智力击剑的技艺”（Schopenhauer 1942: 10）。

值得注意的是，隐喻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初始域，它往往波及邻近领域。比如，“心智是容器”这个隐喻概念需要我们把思想看作是发生在心智里面的一个过程，而实际则是思想通过合适管道从一个容器传递到另一个容器的过程（参见Reddy 1979）。在“论辩是战争”这个例子中，这种倾向性促使我们认为对手的理论具有堡垒结构，堡垒由一个核心（即理论的基本原理，坠落则意味着理论的灭亡）和一个外围（即外围防御工事，无需对理论造成重大破坏就能使对方投降）组成。比如，在谈及物理学家奥诺雷·法布里（Honoré Fabri）对现代思想学究式贡献的态度时，17世纪哲学家莱布尼茨这样写道：“从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他拒绝了他本来最该保护的东西……相反，他却为一些非常遥远的、不需要防卫的

2 为了认识“论辩是战争”这个隐喻概念如何成为康德阐述形而上学史的基石，这里完整引用他的原话是值得的：“最初，形而上学的统治在独断论者的管辖下是专制的。然而，由于立法还带有古代野蛮的痕迹，所以它就由于内战而逐渐地蜕化成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怀疑论者，即一种游牧民，憎恶地面的一切常设建筑，便时时来拆毁市民的联合”（Kant 1992[1781]: 8）。

外围堡垒进行了激烈辩护。”³当然，这里的假设是辩论对手应该能够清楚区分出哪些方面是首要的，哪些方面是次要的，正如在和平进程中，谈判者应该能够界定他们的“红线”，战场上的将军应该能够区分战略与战术目标——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⁴

3. 论辩是战争

论辩与战争的隐喻关系尽管具有多产性以及组织力量，但它似乎还不足以捕捉一种将这两个领域联系在一起的更为亲密的关系。

比如，我们来考虑一下心理战或宣传。在心理战当中，语词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试图破坏敌人的士气，或是激发人的战斗力，增加公众支持（比如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把萨达姆与希特勒进行对比）。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事实上可以归结为语词的实际使用。这里，始发域和目标域似乎有一部分重合。当然，宣传并不是辩论（即使它有时候模拟了辩

3 见1706年2月2日写给德斯·博瑟斯（Des Bosses）的信件（Leibniz 1879，第2卷第295页）。耶稣会士德斯·博瑟斯曾要求莱布尼茨利用他对“现代”和“古代”所掌握的广博知识来证明如何才能把这两个学派综合起来并由此结束已有百年之久的“古今之争”。

4 从“核心”与“外围”来认识“研究项目”，这是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70）提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拉卡托斯就研究科学争论所提建议的分析，请见Dascal（2000）。

论），但它仍旧表明语词可以用来发动实际战争。这就使人产生疑问：论辩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还仅仅只是隐喻性的关系吗？

辩论不仅在结构上与战争相似，如果辩论后的结果是观点明确相左、不可调和的僵局，那么辩论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在现代初期，宗教关于教义的辩论与宗教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宗教史里面，异端，也就是偏离所谓的正统，都遭到了正统的残酷迫害。因此，人们普遍担心，中东地区“和平进程”中谈判/辩论一旦中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事件的爆发。辩论与战争之间似乎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隐喻关系，而是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把论辩类比或比喻成战争，把竞技比赛看作是实际战事，这二者可以联系起来。反过来，它跟以下观点有关系：玩耍是一种教育活动形式，它跟练习一样，为真实生活做好准备。在动物世界里，可以用许多玩耍的例子来证明上述两个观点，尤其是将玩耍与替代式进攻联系起来的观点。

在许多文化里面，辩论的确被当作一种具有准确规则的游戏。在古印度，三种辩论——讨论、争论和争吵——曾被编撰入典并得到了深入的实践。在古希腊，修辞学家曾炫耀他们能够教会任何人在任何辩论中取胜。在中世纪晚期，辩论技艺曾在学校教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辩论俱乐部如今也在美国蓬勃发展。

我们来考虑一下中世纪的辩论（*disputatio*）。这种实践是在教育过程中进行的。给学生一

个话题，这个话题不一定在其专业范围之内，这位学生必须对其他学生或老师所提反对意见进行反驳。反驳的时间分配以及所能采取的步骤均有严格限制。学生能否抵住反对意见、通过测试将由陪审团作出决定。有些辩论只是预备性“练习”，目的在于让学生为真正的辩论做准备。碰到真正的辩论，比如辩论决赛——就像期末考试一样——成功就意味着拿到学位，并有资格从事学术或专业工作。失败则意味着要么退学，要么推迟享受与学位配套的好处。

上述例子与玩耍类似，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规则很严格，而且主要在于这其中所涉及的行为最终都不必“当真”。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孩虽然把沙发当作火箭船非常认真地摆弄，但他并不真的相信沙发就是火箭船。同样，学生虽然不相信辩论论题的真实性，但他还是必须非常认真地为其进行辩护。我想军校学生参加模拟战或“战争游戏”时也要求有类似的表现。但是，假如我们不是从游戏者的精神状态而是从游戏者表演的结果来看待这件事情，显然，这类游戏也许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想想辩论失败就意味着失去工作、名声、失业，等等，这就足够了。更有甚者，诡辩家非拉勒克特斯（*Philalectes*）因为输了一场辩论痛苦而死（想必是自杀了）。在印度，辩论获胜的哲学家或神学家将把失败者所有弟子（经常甚至包括君王）全部转到自己名下。

辩论也因此群体间或个人间起着因果作用，一种与权力冲突紧密联系的作用。从这个

达斯卡尔

意义上来说，辩论不但可以类比成战争，实际上它就是战争。我们来考虑以下描述学术生活的论断，它们显然是隐喻性的：“反驳就是杀人”、“名声就是安全”、“不发表东西就是消亡”、“推迟晋升就是折磨”。如果你成功地驳倒了某人的理论——一个人家投资了一辈子如今却出现问题的理论——实际上，你不但隐喻性地枪毙了该理论，而且还深深地伤害了提出该理论的科学家。如果你通过论辩或公开曝光让某人名声扫地，受到伤害的这个人实际上——不只是隐喻性地——失去了他/她的安全感，即失去了继续创造的个人能力，他/她的工作，甚至还失去他/她的家人和朋友。⁵

4. 转喻联系

以上讨论表明，论辩通过一种比隐喻更为直接的方式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即二者之间似乎有转喻的关系。隐喻通过相似性将事物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需要事物之间有任何直接关联，而转喻的基础则是事物之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当服务生对收银员说——用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三明治正等着结账呢”，她指的不是三明治，而是点（大概也吃）三明治的那个人。“三明治”这个表达可以通过转喻来指代顾客是因为三明治和顾客之间有直接

⁵ 关于名声与驳斥之间的关系，请见 Dascal (2001)。

关联。原则上，两个事物之间的任何直接联系有可能成为转喻的基础。实际上，我们会因为转喻目的而使用一套诸如此类的关系。⁶

我们来看一下论辩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转喻句子：⁷“看到桌子旁边那么多青铜（此处指军队高级将领，译注），他闻到了血腥味，很快就坦白交代了”；“戴维营的沉默使耶路撒冷已经紧张的街道更显不安”；“坦克停止了交谈，休眠的桌子恢复了生机”。⁸所有这些转喻的基础都是战争和论辩（或是论辩和战争）之间想当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内嵌在一个心照不宣的“脚本”里面，它将事件按照一定次序组织起来，使得战争与论辩可以一前一后

6 这种例子包括：以部分代整体（“把你的屁股挪过来！”）、以制造者代产品（他的书房挂了毕加索）、以使用对象代使用者（“萨克斯管今天得了流感”）、以控制者代被控制者（“尼克松轰炸了河内”）、以地名代机构（“白宫什么也没说”）、以地名代事件（“戴维营是个失败”）、以地名代居住者（“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以容器代容器包含物（“瓶子奴役着他”）、以被拥有的东西代拥有者（“金牌非常感动”）、以器械代职业（“他弃剑从笔”）、以原因代结果（“她有一颗好眼睛”）、以结果代原因（“两国在你腹内”——《创世纪》第25章第23节，耶和华对利百加说的话）；等等。请见Lakoff and Johnson (1980 : 38-39)、Dumarsais (1988 [1730]: 96-110)、Fontanier (1977 [1830]: 79-93)。

7 感谢欧马·巴古提 (Omar Barghuti) 给我提供了一些例子。

8 这其中有些句子也涉及到了隐喻，比如，把“交谈”用到坦克身上。

相继出现。⁹

战争通常不是突然爆发的，起先是冲突各方相互施加要求，证明自己一方要求的合理性，拒绝对手的要求，发布最后通牒。如果一切努力失败，最终诉诸武力攻击。战争可能因为休战协定而中断，期间可能进行谈判或是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和反要求。战争一旦结束，紧随其后的是更进一步的谈判与口水战，最后产生和平条约。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边打仗边谈判。这种可能性比较不典型，也就没有包括在故事脚本里面。

上述脚本作为一个心理模型把论辩与战争联系起来，二者同属一个领域，相互之间保持因果与其他相邻关系。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种心理模型（从心理上说）充实了克劳塞维茨

9 “脚本”概念由爽克与阿贝尔森（Schank and Abelson 1977）提出，主要指隐藏在普通、重复出现的经历背后的那些社会共享认知图式，如下馆子、旅游、学校考试通过；等等。莱考夫（Lakoff 1987: 78-79）指出，脚本是转喻的基础。比方说，在美国本土语言奥吉布瓦语（Ojibwa）里面，当有人问“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晚会的？”，用奥吉布瓦语回答就是“我开始来”、“我踏上独木舟”、“我钻进了小车”。根据洛德斯（Rhodes，莱考夫报告了这位语言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的观点，这些答案是以“通过某一工具到某以地方”这个脚本为基础的，它包含了一个前提（可以弄得到工具）以及下面的步骤：开始（进入并发动运载工具）、中间（往目的地前进）、完成（停靠并出来）以及终点（在目的地）。操奥吉布瓦语的人们所做的就是用部分来转喻整个脚本。莱考夫指出，操英语的人们也同样，用“我开车”、“我有车”或者“我只伸出了我的拇指（要求免费乘车）”。

(Clausewitz)的著名观点,即“战争无非是通
过其他手段使政策得以延续”。¹⁰

5. 双重网络

论辩与战争具有隐喻和转喻的关联。也就是说,二者属于不同的域,但结构相似;不过,它们属于同一个域,似乎相互映射对方,但同时又作为一个复杂过程的组成部分在同一个层面上直接互动。这种双重联系具有哪些含义呢?

首先,它迫使我们前面概括两种关联时所使用的概念进行理论反思。我们谈到了相似与区别、距离与相邻。隐喻要求相似与距离:时间(在某些方面)与金钱相似,不过从本体论方面讲,它与金钱并不属于同一个秩序,它们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因此它们之间是“有距离”的。另一方面,转喻要求相邻与区别。部分和整体、原因和结果、地点和事件(从空间和过程上讲)之间是相邻的,但相似度很少或者为零:你与你的臀部、火与烟、白宫与总统,这些都没有什么相似度。

人们很想利用两个简单的测试来解释概括出这两组关系的两套属性:“像什么”测试以

¹⁰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1968: 119)指出,“战争是通过另一种手段使政治交流得以延续”。虽然正如拉帕波特(见Clausewitz 1968: 424,注解63)指出的那样,克劳塞维茨在他的理论里面并没有使用“争辩”这个范畴,我主张把它归到“政治交流”范畴里面。

及“同一域”测试。¹¹第一个测试对隐喻适用，对转喻不适用；而第二个测试对隐喻不适用，对转喻适用。但这可能说明“域”（以及距离与相邻概念）在指称隐喻与转喻关联时的使用意义相同。其实并非如此。隐喻所设计的两个域是不同的范畴或概念，可能根植于不同的经历与本体基础。政治生涯形成了社会进程的范畴，而旅行则是事件的一个范畴，涉及到身体转移。当二者通过“巴拉克爬太快了，顶上不去了”这样的隐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仍分属不同的范畴，也使隐喻所需的源域与目的域之间的概念“距离”得到了保证。而转喻所涉及的域并不是范畴意义上的“概念域”。三明治与其他食品属于相同的范畴，但与吃三明治的人肯定不属于同一个范畴（食人族笑话除外）。如果有人想说这两者属于同一个域，那就应该记住，这个“域”是另外一种“域”了。这种“同一”源自关系（如部分—整体、序列性、相邻性），而不是源自范畴底下的类属—成员关系。因此，在隐喻与转喻里面，存在两种类型的“距离”与“相邻”。

这就意味着（转喻的）相邻—距离维度原则与隐喻并不相关，而（隐喻的）相似—距离维度与转喻无关。隐喻可以涉及到转喻的相

11 参见（Gibbs 1994: 322）。“像什么”是吉布斯所用的表达。我在“同一域测试”模仿了这个表达，它与吉布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吉布斯认为，“转喻[与隐喻不同]只涉及到一个概念域”。另见Gibbs（1993: 62）。

邻，但它必须保留范畴距离。¹²转喻允许范畴相似，但它必须保留脚本、因果序列或局部—全部的综合体里面将同一范畴事物分隔开来的距离。¹³隐喻与转喻之间的区别主要看映射是通过相似关系还是相邻关系完成。

这个网络的两轴并非完全互不相干。事实上，隐喻与转喻之间存在着一种轮换。假设有人要强调论辩与战争之间的隐喻相似度，那么论辩就会越来越像战争了。¹⁴在转喻这个轴上，这意味着在“政治冲突”这个脚本里面，“论辩”阶段就会接近“战争”阶段了。从范畴差异减少与相邻角度看，论辩是朝战争方向发展的一步，是战争的准备。各个派别在谈判桌上挖掘壕沟，坚持各自根本、不可改变的立场，捍卫不可弯曲的“红线”以及绝对、不可触摸的权利，他们在壕沟里面面相觑，很可能会觉得自己不是在说话，而是在挥舞着大枪大炮。不过，如果我们要对转喻做出另一种解释，不把论辩看作是导致战争的一个步骤，而是看作防止战争的一个步骤（当然，这两种可能性在

12 实际上，隐喻在两个范畴之间生成联系以及某种互动，从而创造出相邻关系（参照Black 1962）。

13 尽管典型的转喻将分属不同范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这未必如此。椭圆形办公室可以代表白宫（都是由砖和砂浆堆出来的），正如这两者均可代表总统（有血有肉）。

14 我们假设所需的范畴距离都保留下来了，这样隐喻就不仅仅是字面谓项了。比如，我们可以用“巴西击败了阿根廷”这个句子来指称一场足球比赛蜕化成了双方球员相互斗殴、球迷相互残杀的恶性事件。

同一个脚本里面都存在），如“为了防止战争爆发，阿拉法特在戴维营投降了”这个句子，那么，就不能过分强调论辩与战争在隐喻轴上的相似度。这或许也是巴尔-希勒尔（Bar-Hillel）说“在话语里面，和平比战争更深邃”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¹⁵尽管“论辩”与“战争”在脚本里面属于相邻关系，但它们之间仍旧保持了范畴距离，而这或许有助于将这两个阶段分隔开来。

连接论辩与战争的隐喻与转喻轴在网络里相互独立，说明这两种现象存在着概念整合的可能性。¹⁶这里我不探讨这种可能性，不过我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它可能是一个著名短语的概念基础。这个短语——“勇者的和平”——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陪伴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进程。它的魅力或许就在于它既是隐喻，又是转喻。从转喻方面讲，它使人想起了冲突的早期阶段，如今参与谈判的领导人曾经在战场上显示出了勇敢；从隐喻方面讲，它把谈判桌看作是战场，同样的领导人若要获得和平就应当表现出勇敢，虽然这是另一种勇敢。我非常偏爱这种概念整合。

15 弗朗西斯·雅克（Jacques 1991）把这句话作为他一篇文章的题词。不过，我在巴尔-希勒尔的著述里找不到这句话。

16 有关转喻投射在整合里面的作用，请参见 Fauconnier & Turner (1999)。

6. 在福柯与波普尔之间

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强调辩论中的战争因素，我们或许只是在为福柯的磨坊提供谷物。我们最后要证明的是战争或论辩所涉及的只是权力斗争。论辩得以展开的理性基础、对严肃论辩所涉事实的尊重、对有效推理模式的依赖，所有这些在福柯看来，都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掩饰。论辩不但与战争类似，它还与战争相邻；这一点可以为福柯的论点提供更多支持。

不过，我们是不是一一定要对福柯的观点深信不疑？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论辩绝望并转向“真正的东西”——毫无掩饰的宣传与武装斗争？

假如福柯的立场意味着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庇护（Popperian World III Refuge）并不存在，那么，我完全同意，以下的理想战场并不存在：争论与论辩受纯粹逻辑规则与清晰明了言语的支配，不会产生任何伤害性的后果，也就是说没有第二世界（社会心理）与第一世界（物质）的影响。¹⁷我在别的地方指出，¹⁸波普尔对批评过于理想化，因为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批评是人类一项复杂活动，它内嵌在出现批评的语境里面。就其本身而言，批评以及一般的论辩不但受语境影响，也影响着语境。因此，

¹⁷ 有关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请参见 Popper (1968)。

¹⁸ 参见Dascal (2000)。

辩论受到动机与效果制约，认识论与逻辑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交际本质上主要是语用，而不是语义；同样，辩论作为一种语言使用形式，本质上也是语用，不是语义。理解辩论，不能不考虑到交际中所牵涉到的各种动机以及交际发生的社会与物质环境。要恰当理解辩论，尤其不能忽视辩论的实际与潜在后果。在冲突性、可能引发暴力的情境里面，辩论的一个后果是：虽然它能够防止暴力发生，但也可能会伤到人。

不过，承认这一点也只是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辩论与战争之间、论辩与战斗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相应地，这并不意味着——像福柯说的那样——应当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伪装表现。这两种现象的分界线很模糊，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它们各自清晰的个案中找出二者重要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把那些清晰的个案放在一个连续性标尺的两端，“纯粹辩论”和“纯粹战争”就可以理解成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两种“理想类型”。处于标尺不同位置的“真正类型”就是这些由不同理想类型混合而成。我们来探讨一下辩论与战争有关的这种另类思考方式。

首先，请注意，“论辩”这个词并不单指称权力斗争。实际上，它具有双重意义。的确，其中一个意义与福柯的观点相对应。照一般说法，“我们进行了一场论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进行了一场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场论辩就是一场权力冲突，完全是

情绪化、非理性的。¹⁹它甚至可能涉及到武力的实际表现（大声叫嚷就是武力的体现，它不亚于敲打和开枪）。不过，还有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们所理解的“论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某件事情，它遵照了理性规则，我们也可以对它作出相应评价。在这里，获胜并不是大声叫嚷或砍杀，让对手闭嘴，而是采用说服的手段。

前面一种意义与福柯的接近，后一种意义则与波普尔接近。在第一种意义里面，论辩是战争。后一种意义则把论辩类比成战争，但这是有限制的：显然，它排除了对手当时或接下来所受到的身体伤害。前一种意义强调论辩与战争的转喻联系，后一种则强调论辩与战争的隐喻联系。

传统修辞按照上述两种意义/方向分成两极：要么是非理性/情绪化（接近宣传），要么是纯理性（充当逻辑的补充）。不过，这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修辞均有涉及，不同程度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一事实支持了连续性假设，即论每一次出现论辩——以及相对应的战争——都是权力与理性、暴力与说服的具体整合。

拉科夫和约翰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19 在我的辩论类型学里面（参见Dascal 1998），我保留了“辩论”（dispute）的“论辩”（argument）意义，“讨论”则是指理想类型，即纯逻辑方面。我还引入了第三种类型，即介于前面两种类型之间，我用“争论”（controversy）来表示。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一开始在论辩和战争之间作出明确区分，认为二者只是通过隐喻映射联系在一块。最后，他们承认，论辩与战争这两个域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他们意识到，存在着两个域融合在一起的情形，而其成员就成了单个域的次范畴，也就是说，必须把论辩与战争看作“同类”。不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们的关系就不能再描述成隐喻关系了：

我们以“论辩是战斗”为例加以说明。这是一个次范畴还是隐喻？这里的问题是：战斗与论辩是不是属于同一类活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典型的战斗就是为了获得控制权，它涉及到伤痛，有人会因此痛苦、受伤；等等。但痛苦既有身体方面的痛苦，也有所谓心理方面的痛苦，控制亦包括身体控制和心理控制。如果你的战斗概念里面包括心理控制与心理痛苦，分别对应身体控制和身体痛苦，那么，你也许不会把“论辩是战斗”看作隐喻，而是次范畴，因为二者均涉及到是否能赢得心理控制。根据这种观点，论辩是一种以会话形式建构起来的战斗。另一方面，假如你只是把战斗看作是纯身体方面的战斗，心理痛苦也只是隐喻方面的理解，那么，你也许会把“论辩是战斗”当作隐喻来理解。（Lakoff & Johnson 1980：84）

相应地，他们提出把次范畴和隐喻看作是连续体的端点：

关于“A是B”（如“论辩是战斗”）形式的关系，如果A和B属于同类事物或活动，那么它显然就是一个次范畴；如果A和B不属于同一类事物或活动，那么它显然就是一个隐喻。不过，如果不清楚A和B是不是属于同一类的事物或活动，那么“A是B”关系就处于连续体中间的某个位置。（85页）

请注意，这里的次范畴意思是字面谓项，相当于简化，即福柯的极点。防止出现简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论辩与战斗保持安全的范畴距离，只允许它们之间有隐喻的联系。²⁰

20 莱布尼茨在他有关争论的著作里面也采取了次范畴的路径，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他把“争论”和“战争”都纳入了“竞赛”（contest）范畴，前者的定义是“借助推理进行的竞赛”，而后者则是“借助武力进行的竞赛”。“成功”的概念也各不相同。争论成功就是“说服”，而战争成功就是“胜利”。他指出，前者里面所使用的“权威”相当于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域里面用“武力”进行不恰当干涉。17世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教义争端由于使用武力导致了破坏性宗教战争的爆发。莱布尼茨在“宗教争论概述”这篇文章里面介绍了这些区分，并致力于探求有效路径，看看当事人之间能否通过举行讨论会，用论辩的方式解决争端，从而取代武力的使用。显然，他把“论辩”与“战争”看作是同一个脚本里面相互联系的部分，即转喻的关系。不过，他提出的次范畴则是让这两个概念保持足够的距离，并允许二者之间有隐喻联系的可能性，正如他在写给博瑟斯信件中所使用的那样（见注释5）。这篇文章收录在一本有关莱布尼茨论争论的合集里，该集子由达斯卡尔和拉西奥内罗担任主编。

不过，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拉科夫和约翰逊没考虑到的。论辩与战争不一定需要字面或隐喻的联系，它们可以成为同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同一个范畴底下的次范畴，这种关系使它们成为转喻。任何转喻不只是根植于简单的类比，更多地是扎根于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转喻仍旧是转义（trope），即非字面的：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把照字面意义认为“不耐烦”是三明治的一个属性。

这有点复杂。我们可以把理想化的、纯范畴的论辩与战争概念看作是连续体的重点。隐喻、转喻、字面化或次范畴化是联系论辩与战争的三种途径。第三种途径消除了端点之间的距离，前面两种途径则是属于不同进程，在两个端点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rapprochement）。正如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 1962）坚持的那样，隐喻在目的域与始发域或话题与载体之间产生了相似性。一旦通过隐喻联系起来，它们就会产生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僵硬的范畴屏障：在“约翰是一头狮子”里面，约翰具有狮子般特质的同时，狮子也具有了人性的特点。同样，转喻突出了尼克松们与爆炸、胎儿及其后代甚至三明治与顾客之间的系统联系，而这些联系有时候会被遗忘。报道、评论冲突的媒体就是在上述连续体里面进行操作的。按照理想化图画，媒体应该完全客观地呈现事实，对正反意见给予完全平衡的时间和空间。根据这种观点，媒体的根本任务就是给公众提

供信息（inform），而不是形成（form）自己的观点。批评理想化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幻象。有些人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政治代理人不仅仅把媒体当作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把媒体当作推进自身目的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指出，媒体有自己的工作安排，正是他们为了自身的控制着政治家以及其他社会工作者，其中可能包括冲突升温或降温。如此看来，媒体不是客观报道，不作干涉，而是在事件发生中扮演决定性作用。他们摆出“观察者”的姿态，这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权力游戏中充当实际利益代理人的角色罢了。

毫无疑问，有些报纸、电视台以及网站就是或尽量接近上述两种理想模式的其中一种。不过，大部分还处于连接两个极点的标尺的某一个位置。我想，大多数记者真诚地相信他们报道的是“事实”，他们的责任就是提供“信息”。但是，他们也知道，受自身偏见影响，他们对信息进行编辑和选取，从而塑造出有影响观点。至于那些志在推进自身观点的记者来说，成功与否，要看他们能否通过某种“客观”信息手段来支持他们的偏见。“纯粹”宣传或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可能适得其反。

7. 理性的天平与权力的天平

撇开理论解释，现在我来思考一下，为何论辩与战争之间应当存在一个连续体——或者至少为何存在连续体是好事。

有一种观念或理性只允许使用界定清楚的概念、由实验控制的数据以及逻辑有效的论辩，我们把这种观念或理性称作“硬理性”。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和争端都可以通过严格遵守上述要求加以解决。那些要求提供了决定程序，可以判断谁对谁错。硬理性还认为，这是理性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唯一形式，任何偏离要求的都是非理性。不过，关于理性，有些人则认为，即允许使用那些无法用必要和充分条件进行定义的概念，允许偶尔使用假设正确的数据和命题，允许偶尔接受那些不符合标准逻辑但却中肯的论辩，允许存在不一定等同于决策程序但却能够解决争论的多种方式。我们把这种理性称作“软理性”。²¹

一个根据硬理性要求进行的辩论是不可能妥协的，因为该决策程序应该能够决定哪一边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硬理性而言，一切可以解决的冲突里，谁胜谁败应该都很清楚。胜利和投降是它允许的唯一可能性。软理性并不是用绝对的二分法操作，也不是只玩零和游戏，每个立场只要有一部分真实或正确它都能接受，因此最终会有妥协，没有绝对的胜者和败者。硬理性激发争论者说服自己，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对手完全错误；软理性则是使争论者能够容忍对方的立场，同时也怀疑自己的立场。

硬理性回避所有的修辞语言，认为它不够

21 有关细节以及参考文献请参见Dascal（1996a）。

严密，动用的不是认知因素，而是感情因素。相反，软理性则是承认修辞语言的认知作用，认为它对于开发探索新知识领域所需要的弹性概念与模型、处理本质模糊的情境以及调和矛盾立场，都是一个重要工具。软理性意识到隐喻与转喻模型在提供现成的、无法摆脱的思想食谱所具有的力量。不过，它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隐喻与转喻推理不同于逻辑推理，本身是开放的，也是可废除的。而且，与逻辑不同，隐喻跟转喻不能够宣称普遍性与唯一性。不论如何强大、方便、习以为常，某个隐喻或转喻图式可以被新的隐喻或转喻图式所取代，或是被我们在另外一种文化或语言里所发现的隐喻或转喻图式所取代。软理性能够利用这些认知“修辞”模式所提供的多种视角；这一点硬理性做不到。

在一些领域里面（比如数学），硬理性在我们天平的“纯论辩”一端比较典型，似乎占有优势。也的确如此。不过，假如硬理性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容易导致暴力的政治冲突中占有优势，那么它可能会导致“硬战”（即导致严重后果的战争）的爆发。幸运的是，软理性使得“软战”矛盾修辞的存在成为了可能。

在大多数领域里面，想通过一次巧妙的逻辑攻击或纯粹理性的打击将对手制服，这很少见，就像单靠一次成功的战役无法赢得一场战争一样。在辩论当中，这种结果是有可能的，前提是存在辩论双方都能接受的裁定“正确”的方法，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逻辑、裁决

方法、计算体系。碰到这种情形的话，制服就相当于对手承认自己的立场是某种“错误”导致的结果。在战争当中，全面投降、无需重新点燃冲突，也意味着战败一方承认自己的立场基础是错误的。这也相当于承认一套相同的价值观或国际裁决程序。通常，投降之后就是导致“错误”的政权垮台，这实际上就是那些导致冲突发生的错误价值观念的垮台。全面投降也使交战各方发生冲突的深层次根源被抑制住了。

以上描述的“硬解决”（hard resolution）在论辩或战争中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通常辩论双方与参战双方都认同的解决问题方法及其价值基础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要使硬解决生效，对抗就应当有清楚界线，而且应局限在“地方性”事务，不应当扩散到毗连问题以及“元层次”（meta-level）问题。但是，政治冲突争论研究表明，实际情况通常并非如此：争论经常扩展到其他问题和层次。争论双方相互质疑对方的方法、形式化体系、行动步骤合理性、数据采集程序及其“正确”与“正义”概念。碰到这些情况，没有办法呼吁使用一些共享的中性原则来使某一方承认包容性失败（conclusive defeat）。同样，冲突双方甚至质疑各自的“人性”，政治冲突存在向“文明或文化冲突”扩散的倾向。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战败甚至正式投降不一定就等于承认自己立场有错误；相反，只要存在价值体系分歧，失败就会被认为不公正，就要求赔偿，而

冲突也将继续下去。

如果有人承认相互不兼容方法、价值观的多元性无法消除，但不认为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与价值观，那么，就不应当对辩论或冲突的解决很少是“硬解决”感到奇怪了。“解决”总是短暂的、临时的，牵涉到某种妥协。某一方只要（在辩论中）论辩或（在政治冲突中）有限使用权力占上风，那么它可能会暂时占上风。这种“上风”的暂时性是因为它不能完全压制住“失败方的理性”，因为它倾向于用某种方法使理性平衡，使权力平衡，不需要某一方永远处于某种立场。

8. 后记

结束本文写作时，阿拉法特主席、巴拉克总理以及克林顿总统正在戴维营商讨战争地区的未来，而这地区刚好是我孩子、我孙女以及很多人的未来。

报道该事件的媒体保持了相当克制。到目前为止，新闻封锁还算成功。为防止泄密，又为了满足公众对信息的渴望，它们提供了一些令人产生怀疑的“新闻”，再配上一大推的猜测、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为谈判者提供带有偏见的“建议”。而且，由于谈判结果的不确定性，他们不得不为伴随首脑会晤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准备不同方案。他们还必须同时面对各方受众：国际社会、选举前夕的美国公众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这些受众有支持让步

的，有反对让步的，也有走中间路线的选民和政客，还有怀疑论者。我敢肯定，记者们都清楚手中任务的分量，他们所说的会对事件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会后公开声明取消，这说明领导者自己充分意识到，媒体作为整个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会前也表明，他们认为目前正在媒体保护墙后面举行的全面辩论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性”是他们概括此类事情的常用词汇）。如此这般，他们的讨论与战争或和平之间的转喻联系就很清楚了。同样清楚的还有谈判本身是很艰难的——克林顿总统反复强调说“噢，太难了”。毫无疑问，用战争隐喻来描述正在谈判桌上演的辩论是再合适不过了。不难想象，出击与回击、战术与策略、威胁与撤退、压力与反压、动员更多力量、停战与重组以及最后通牒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从目前身处戴维营的两个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那里得到一一展现。

我希望，这场浩大的隐喻斗争尽管可能也应该很艰难，最终出现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现实：它能让未来历史学家们使用的转喻不是“戴维营触发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场血战”，而是“戴维营开启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平与合作新纪元”。

参考文献

Black, M.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on Clausewitz, C. 1968. *On War*. Abridged edition, by A. Rapoport.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ks [first ed. 1832].

Dascal, M. 1991. "The ecology of cultural space". In M. Dascal (ed.),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Philosophy: North and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pp. 279-295.

Dascal, M. 1996a. "La balanza de la razón". In O. Nudler (ed.), *La Racionalidad: Su Poder y sus Límites*. Buenos Aires: Paidós, pp. 363-381.

Dascal, M. 1996b. "The Beyond Enterprise". In J. Stewart (ed.), *Beyond the Symbol Model: Reflection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Nature of Languag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303-334.

Dascal, M. 1998. "Types of polemics and types of polemical moves". In S. Čmejrková et al. (eds.), *Dialoganalyse VI*, vol. 1. Tübingen: Max Niemeyer, pp. 15-33.

Dascal, M. (2000). "Controversies and

epistemology". In Tian Yu Cao (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Volume 10 of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Philadelphia: Philosophers Index Inc., 159-192.

Dascal, M. (2001). "Negotiating merit: Refutation and reputation". In E. Weigand and M. Dascal (eds.), *Negotiation and Power in Dialogue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17.

Dascal, V. 1990. "Walking the tight rope". *Assaph* C(7): 103-112.

Dascal, V. 1992. "Movement metaphors: Linking theory and therapeutic practice". In M. Stamenov (ed.), *Current Advances in Semantic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51-157.

Dumarsais, C.C. 1988. *Des Tropes ou des Différents Sens*. Paris: Flammarion [1st. ed. 1730].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1999.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n Panther and Radden (eds.), pp. 77-90.

Fontanier, P. 1977. *Les Figures du Discours*. Paris: Flammarion [1st. ed., 1830].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ed. by C.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ibbs, R.W. 1994. *The Poetics of the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bbs, R.W. 1999. "Speaking and thinking with

metonymy". In Panther and Radden (eds.), pp. 61-76.

Jacques, F. 1991. "Argumentation et stratégies discursives". In A. Lempereur (ed.), *L'Argumentation*. Liège: Mardaga, pp. 153-171.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Reason and Imagin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1-196.

Lakoff, G. 1985. "Metaphor, folk theori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dialogue". In M. Dascal (ed.), *Dialogue: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msterdam: Benjamins, pp. 57-72.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ibniz, G.W. 1879.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7 volumes. Ed. C. J. Gerhardt [Reprinted by Georg Olms Verlag, Hildesheim, 1978].

Kant, I. 1992.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 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first ed., 1781; second ed., 1787].

Panther, K.-U. and Radden, G. (eds.).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Benjamins.

Popper, K. 1949.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 In K.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opper, K. 1968. "On the theory of the objective mind". In K.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p. 153-190.

Reddy, M.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84-324.

Schank, R.C. and Abelson. R.P.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Schopenhauer, A. 1942. "The art of controversies". In *The Complete Essays of Schopenhauer*, transl. T.B. Saunders. New York: Wiley.

马塞洛·达斯卡尔教授论著

专著

A1. M. Das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S. Paulo: Editora do Grêmio da Faculdade de Filosofia da Universidade de S. Paulo. First edition (1964): 214 pages Second edition (1966): 307 pages [Portuguese].

A2. M. Dascal. *Leibniz's Semiotics*. Paris: Aubier Montaigne, 272 pages, 1978 [French].

A3. M. Dascal. *Pragma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 Volume 1: Thought in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xii + 207 pages, 1983.

A4. M. Dascal. *Leibniz - Language, Signs,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xi + 203 pages, 1987.

A5. M. Dascal.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xxii + 714 pp. (Portuguese translation: *Interpretação e Compreensão*. S. Leopoldo, RS (Brasil): Editora

Unisinos, 2006, 729 pages).

A6. M. Dascal. *The Gust of the Wind: Humanities in a New-Old World*. Jerusalem: Carmel Publishing House, 2004, 293 pages [Hebrew].

A7.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The Art of Controvers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and Notes, by Marcelo Dascal,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Quintín Racionero and Adelino Cardoso. *The New Synthese Historical Library*, volume 60.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xlii + 516 pages; paperback edition, February 2008.

IN PRESS

A8. M. Dascal. *Pragma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Vol 2: Language in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a. 180 pages).

主编书籍

AA1. M. Dascal and A. Parush (eds.). *The Rational and the Irrational*. Beer Sheva: Ben 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192 pages, 1975 [Hebrew].

AA2. M. Dascal (ed.).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208 pages,

1977 [Hebrew].

AA3. M. Dascal (ed.). Hebrew translation of I. M. Copi's *Introduction to Logic*. Tel Aviv: Yachdav, 548 pages, 1977 [Hebrew].

AA4. M. Dascal (e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nguistics*. 4 Volumes, 1978-1982. S. Paulo and Campinas [Portuguese].

AA5. M. Brinker, M. Dascal, and D. Neshet (eds.). *Baruch de Spinoza: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his Thought*.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201 pages, 1979 [Hebrew].

AA6. M. Dascal (ed.). *Descartes -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and Leibniz - Critical Remarks on Descartes* (= Philosophical Texts 1).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143 pages, 1979 [Hebrew].

AA7. J. Gracia, E. Rabossi, E. Villanueva, and M. Dascal (ed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Latin America*. Dordrecht: D. Reidel, xii + 448 pages, 1984. [Enlarged Spanish version,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689 pages, 1985].

AA8. M. Dascal (ed.). *Dialogue -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xiv + 473 pages, 1985.

AA9. M. Dascal (e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Oscar Zimmermann). M. Buber - *On Community* [a collection of Buber'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essays on social philosophy]. S. Paulo: Perspectiva, 136 pages, 1987 [Portuguese].

AA10. M. Dascal and O. Gruengard (eds.). *Knowledge and Politics: Case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vii + 375 pages, 1989.

AA11. A. Cohen and M. Dascal (eds.). *The Institution of Philosophy: A Discipline in Crisis?*.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xv + 334 pages, 1989.

AA12. M. Dascal (ed.). *Knowledge, Language, Ideology*. S. Paulo: Perspectiva, 275 pages, 1989 [Portuguese].

AA13. M. Dascal (ed.).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Philosophy: North and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pages xii + 316, 1991 [Spanish translation: Mé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406 pages, 1992].

AA14. M. Dascal, D. Gerhardus, K. Lorenz, and G. Meggl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2 volumes..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xlvi + 2087 pp.,

1992, 1995.

AA15. M. Dascal and E. Yakira. *Leibniz and Adam*.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xii + 409 pages, 1993.

AA16. M. Dascal and G. Freudenthal (eds.). *Controversies in Science*, Special issue of *Science in Context*, 178 pages, 1998.

AA17. M. Dascal (ed.), *Misunderstanding*,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0 pages, 1999.

AA18. M. Dascal (ed.). *Filosofía del Lenguaje II: Pragmática*. Volume 18 of the *Enciclopedia Ibero Americana de Filosofía*. Madrid: Editorial Trotta an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246 pages, 1999 [Spanish].

AA19. C. Carrete Parrondo, M. Dascal, F. Márquez Villanueva, A. Sáenz Badillos (eds.), *Encuentros and Desencuentros: Spanish Jewish Cultural Interactions*.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678 pages, 2000.

AA20. M. Dascal, M. Gutierrez Estevez, and J. de Salas (eds.), *La Pluralidad y sus Atributos: Usos y maneras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Persona*. Madrid: Biblioteca Nueva, 285 pages, 2001 [Spanish].

AA21. E. Weigand and M. Dascal (eds.), *Negotiation and Power in Dialogic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iii + 294 pages, 2001.

AA22. I.E. Zwiep, A.M. Ginio, M. Dascal (eds.), *Uprooted Roots: Amsterdam and the Early Sephardic Diaspora*, Special Issue of *Studia Rosenthaliana*, 203 pages, 2001.

AA23. P. Barrotta and M. Dascal (eds.), *Controversies and Subjectiv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ontroversies*, volume 1), 411 pages, 2005.

AA24. Marcelo Dascal, Frans H. van Eemeren, Eddo Rigotti, Sorin Stati, and Andrea Rocci (eds.), *Argumentation in Dialogic Interaction* (Special Issue of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June 2005), 293 pages.

AA25. M. Dascal and H. Chang (eds.), *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 Amsterdam: Benjamins (*Controversies*, volume 4), xvi + 309 pages, 2007.

AA26. M. Dascal (ed.), *Leibniz: What Kind of Rationalist?*. Dordrecht: Springer, xx + 532, 2008.

AA27. M. Dascal (ed.), *The Practice of Reason: Leibniz and his Controversies*. Amsterdam: Benjamins (*Controversies*, volume 7), xvi + 359 pages, 2010.

IN PRESS

AA-inP-1. M. Dascal, O. Gruengard, Q. Racionero (eds.). *Ciencia y Poder: Estudios sobre la Relación entre la Teoría del Conocimiento y la Filosofía Política*. Madrid: Wylkinson.

书刊论文

B. 思想史

B1. M. Dascal. About the idea of a generative grammar in Leibniz. *Studia Leibnitiana* 3: 272-290, 1971.

B2. M. Dascal. On the role of metaphysics in Descartes' thought. *Man and World* 4: 460-469, 1971.

B3. M. Dascal. Reason and the mysteries of faith according to Leibniz.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1: 192-226, 1975 [Spanish]. [Hebrew version in AA1, pages 88-122]

B4. M. Dascal. Signs and thought according to Leibniz, Hobbes, Descartes and Locke. *Discurso* 6: 133-150, 1975 [Portuguese]. (French version in *Akten des II. internationalen Leibniz-Kongresses*(Hannover 12-22 July 1972), vol. 4.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pages 239-255, 1975)

B5. M. Dascal. Language and money: a simile and its use in the 17th centur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tudia Leibnitiana* 8: 187-218, 1976. [Reprinted in M. Leone (ed.), *Semiotica del Denaro, Special Issue of Carte Semiotiche* (Journal of the Italian Association of Semiotic Studies) 5: 65-94, 2003].

B6. M. Dascal. Spinoza: thought and language.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3: 223-236, 1977 [Spanish].

B7. M. Dascal. Characters and thought in Leibniz's 'Paris Notes'. *Les Etudes Philosophiques* 1977 (4): 387-398 [French].

B8. M. Dascal. Aporia and theoria: Rousseau on language and thought.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124/125: 214-237, 1978. [Portuguese version in *Manuscrito* 3(2): 51-70, 1980]

B9. M. Dascal. Universals and universality - imagination and reason. In AA5, pages 18-34, 1979 [Hebrew].

B10. M. Dascal. Leibniz's early views on definition. In A. Heinekamp and M. Pfeil (eds.), *Theoria cum Praxis - Akten des III. internationalen Leibniz-*

Kongresses (Hannover 12-17 November 1977), vol. 3.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pages 33-50, 1980.

B11. M. Dascal. Universal language schem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1600-1800 -comments on James Knowlson. *Studia Leibnitiana* 14: 98-109, 1982.

B12. M. Dascal. Sign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notes for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emiotics. In A. Eschbach and J. Trabant (eds.), *History of Semio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ges 169-190, 1983.

B13. M. Dascal. Leibniz on the intellect and the senses: beyond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Iyyun* 34: 201-218, 1985 [Hebrew].

[English version in A. Heinekamp (ed.), *Leibniz: Questions de Logique* (= *Studia Leibnitiana*, Sonderheft 15), 1988, pages 27-37].

B14. M. Dascal. On Leibniz and skepticism.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12: 55-60, 1986 [Spanish].

B15. M. Dascal. Leibniz on particles: linguistic form and comparatism. In T. de Mauro and L. Formigari (eds.), *Leibniz, Humboldt,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i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0, pages 31-60. (Spanish version in *Analogía* 3(1): 3-40, 1989; Portuguese version in *Análise* 11 (1989): 23-49).

B16. M. Dascal and Y. Senderowicz, Language and thought in Kant's epistemology. *Iyyun* 39: 151-175, 1990 [Hebrew].

B17. M. Dascal. The controversy about ideas and the ideas about controversy. In F. Gil (ed.), *Controversias Científicas e Filosóficas*. Lisboa: Editora Fragmentos, 1990, pages 61-100.

B18. M. Dascal. Leibniz and Spinoza: Language and Cognition. *Studia Spinozana* 6: 103-145, 1990.

B19. M. Dascal.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language: a profile of the debate in the 17th century. In *Filosofia da Ciencia*. Vigo: Grupo Aletheia/Ir Indo Edicions, 1990, pages 165-198 [Gallego].

B20. M. Dascal. Kant: language and empirical knowledge. In M. Valdez (ed.). *Relativismo Lingüístico y Epistemológico*. Mexico: Asociación Filosófica de Mexico e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Filosóficas, U.N.A.M, 1992, pages 27-38 [Spanish].

B21. Y. Senderowicz and M. Dascal. The pure and the impure: reply to Troim. *Iyyun* 41: 457-475,

1992 [Hebrew].

B22. M. Dascal and Y. Senderowicz. How pure is pure reason? Language, empirical concepts, and empirical laws in Kant's theory of knowledge. *Histoire, Epistémologie, Langage* 14(2): 129-152, 1992.

B23. M. Dascal. Unfolding the one: 'abstract relations' in Spinoza's theory of knowledge. In Y. Yovel (ed.), *Spinoza on Knowledge and the Human Mind* (= Spinoza by 2000 - The Jerusalem Conferences, vol. 2). Leiden: Brill, pages 171-185 (1994).

B24. M. Dascal. One Adam and many cultur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pluralism in the best of possible worlds. In AA15, pages 387-409 (1993).

B25. M. Dascal. Language in the mind's house. In Q. Racionero Carmona and C. Roldan Panadero (eds.), *G. W. Leibniz: Analogia y Expresion*. Madrid: Editorial Complutense, pages 57-77 (1994) [French] (English version in *Leibniz Society Review* 8: 1-24, 1998; reprinted in H.S. Gill and G. Manetti (eds.), *Signs and Signification*, vol. I, New Delhi, Bahri Publications, 1999, pages 125-147).

B26. M. Dascal. Language and knowledge in modern philosophy. *Enciclopedia Iber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vol. 6, *Del Renacimiento a la Ilustración*, vol. I. Madrid: Editorial Trotta an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pages 15-51, 1994 [Spanish].

B27. M. Dascal. Strategies of dispute and ethics: *Du tort* and *La place d'autrui*. In: *Proceedings of the VI. Internationaler Leibniz-Kongress*, vol. 2 (Hannover 18-23 July 1994), pages 108-116 (1995).

B28. M. Dascal. The debate on the primacy of thinking or speaking. In AA14, pages 1024-1040 (1995).

B29. Y. Senderowicz and M. Dascal.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 autonomous movement?. *Iyyun* 45: 207-216 (1996) [Hebrew].

B30. S. Cremaschi and M. Dascal. Malthus and Ricardo on economic method.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3): 475-511.

B31. M. Dascal and K. Dutz. The beginnings of scientific semiotics. In R. Posner, K. Robering, and T.A. Sebeok (eds.), *Semiotics -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 vol. 1. Berlin: De Gruyter, pages 746-762 (1997) [Reprinted in H.S. Gill and G. Manetti

(eds.), *Signs and Signification*, vol. I, New Delhi, Bahri Publications, 1999, pages 149-174].

B32. M. Dascal and Y. Senderowicz. Language and reason in Kant's epistemology. *Histoire Epistémologie Langage* 19/I: 135-150, 1997.

B33. M. Dascal. *Hobbes's challenge*. In L. R. dos Santos, P. M. S. Alves and A. Cardoso (eds.), *Descartes, Leibniz e a Modernidade*. Lisboa: Editora Colibri, 369-398 [Portuguese] (1998). [Revised English version: *Hobbes's challenge*. In A. Brooks (ed.), *The Pre-His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2006, 67-96].

B34. M. Dascal. Controversies and Polemics. In M. Blay and R. Halleux (eds.), *La Science Classique, XVIe-XVIIIe: Dictionnaire Critique*. Paris: Flammarion, 26-35 [French] (1998) [Hebrew version in *Iyyun* 48: 123-133, 1999; Portuguese version in F. Gil (ed.), *A Ciência tal qual se faz*. Lisboa: Edições João Sá Costa, pages 65-77, 1999].

B35. S. Cremaschi and M. Dascal. Persuasion and argument in the Malthus-Ricardo correspondence.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 16: 1-63 (1998).

B36. S. Cremaschi and M. Dascal. Malthus and Ricardo: Two styles for economic theory. *Science in Context* 11(2): 229-254 (1998).

B37. M. Dascal. *Leibniz and epistemological diversity*. In A. Lamarra and R. Palaia (eds.), *Unità e Molteplicità nel Pensiero Filosofico e Scientifico di Leibniz* (Simposio Internazionale Roma, October 1996). Roma: Leo S. Olschki Editore, pages 15-37 (2000).

B38. M. Dascal. *Nihil sine ratione à Blandior ratio* ('Nothing without a reason à A softer reason'). In H. Poser (ed.), *Nihil sine ratione* (Proceedings of the VII. Internationaler Leibniz-Kongress). Berlin, 2001, Volume I, pages 276-280.

B39. M. Dascal. *Baruch-Benedictus: From uprooted roots to root-independent ideas?*. *Studia Rosenthaliana* 35(2): 310-315, (2001).

B40. S. Cremaschi and M. Dascal. The Unitarian connection and Ricardo's scientific styl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2): 505-508 (2002).

B41. M. Dascal. *Leibniz and cognitive technologies*. In A. Andreu, J. Echeverría, and C. Roldán (ed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Common Good: Leibniz's Actuality*. Valencia: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Valencia, 2002, pages 359-388 (Spanish).

B42. *Ex pluribus unum? Patterns in 522+ Texts of Leibniz's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VI, 4.* *The Leibniz Review* 13: 105-154, (2003).

B43. M. Dascal. *Alter et etiam: Rejoinder to Schepers.* *The Leibniz Review* 14: 137-151 (2004).

B44. M. Dascal. *Adam Smith's theory of language.* In K. Haakonss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ges 79-111 (2006).

B45. M. Dascal. *Leibniz's two-pronged dialectic.* In AA26, pages 37-72.

B46. M. Dascal. *The Platonic method of division: Advantages and Dangers.* In C.C. de Azambuja, C.A. Viero e Luís, F. Moraes de Mello, and L. Rohden (eds.), *Os Gregos e Nós* ('The Greeks and Us'). S. Leopoldo (Brazil): Editora Unisinos, 2009, pages 87-111 [Portuguese].

B47. M. Dascal and E. Firt. *Leibniz's conciliatory approaches in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 In AA27, pages 137-167.

C. 语言哲学、语言学、符号学

C1. M. Dascal. Are 'semantic structures' really 'deeper' than 'deep structures'? *Semiotica* 8: 163-192, 1973.

C2. M. Dascal and A. Margalit. A new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 - text grammars vs. sentence grammar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1: 195-213, 1974. [Extended version in J. Ihwe, H. Rieser, and J. Petöfi (eds),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der neueren textgrammatischen Forschung* (= Papers in Textlinguistics, vol. 5). Hamburg: Buske Verlag, pages 81-120, 1974]

C3. M. Dascal. Language and thought: frameworks. *Iyyun* 27: 5-23, 1976 [Hebrew]. [Portuguese version in *Crítica* 14 (80): 3-33, 1981]

C4. M. Dascal. Levels of meaning and moral discourse. In A. Kasher (ed.), *Language in Focus: Foundations, Methods, and Systems*. Dordrecht: D. Reidel, pages 587-625, 1976.

C5. M. Dascal. Conversational relevanc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 309-327, 1977. [Also in A. Margalit (ed.), *Meaning and Use*, Dordrecht: Reidel, 1979, pages 153-174]

C6. M. Dascal and T. Katriel.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two types of 'but' - Hebrew 'aval' and 'ela'.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4: 143-172, 1977.

C7. M. Dascal. Ten ways of being misunderstood and some suggestions to avoid them. In *Subsidios a Proposta Curricular de Lingua Portuguesa para o Segundo Grau*, vol. 2. S. Paulo: Secretaria da Educacao, pages 57-72, 1978 [Portuguese].

C8. M. Dascal. The methodological convulsions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AA4, pages 15-41, 1978 [Portuguese].

C9. M. Dascal and M. Adler. A new look at componential analysis. *Semiotica* 26: 151-180, 1979.

C10. M. Dascal and T. Katriel. Digressions: a study in conversational coherence. *PTL - 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4: 203-232, 1979. [Reprinted in J. Petoefi (ed.), *Text vs. Sentence Continued* (= Papers in Textlinguistics 29). Hamburg: Buske Verlag, pages 76-95, 1982].

C11. M. Dascal. The place of pragmatics in the theory of language. *Acta Semiotica et Linguistica* 3: 9-31, 1979 [Portuguese].

C12. M. Dascal. Strategies of understanding. In

H. Parret and J. Bouveresse (eds.),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ages 327-352, 1981.

C13. M. Dascal. Contextualism. In H. Parret, M. Sbisà, and J. Verschueren (ed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Pragma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ges 153-177, 1981.

C14. M. Dascal. Prolegomena to a semantic analysis of phase-indicating verbal periphrases in Portugues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16(1/2): 97-131, 1983. [Portuguese version in *Cadernos de Estudos Linguísticos* 3: 126-186, 1982]

C15. M. Dascal. A semiotically relevant history of semiotics. *Investigaciones Semióticas* 2/3: 73-80, 1983. [Also in T. Borbé (ed.), *Semiotics Unfolding* (=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Vienna July 1979), vol. 1.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pages 61-65, 1984]

C16. T. Katriel and M. Dascal. What do indicating devices indicate?.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7: 1-15, 1984.

C17. M. Dascal. The relevance of misunderstanding. In AA8, pages 441-460.

[Reprinted in T. T. Ballmer and R. Posner (eds.), *Nach-Chomskysche Linguistik*.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5, pages 194-210; Spanish version in *Discurso - Cuadernos de Teoría y Análisis* (Mexico) 11: 11-30, 1991].

C18. M. Dascal. Why should I ask her?. In R. H. Chisholm et al. (eds.), *Philosophy of Mind -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 Kirchberg am Wechsel 19-26 August 1984). Vienna: Hoelder-Pichler-Tempsky, pages 571-576, 1985.

C19. M. Dascal. Defending literal meaning. *Cognitive Science* 11: 259-281, 1987. [Spanish version in two parts: *Crítica* 18 (53): 33-55, 1986; and L. Valdivia & E. Villanueva (ed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cience, Human Rights*, Mexico (UNAM), pages 31-47, 1987].

C20. M. Dascal and E. Weizman. Contextual exploitation of interpretation clues in text understanding: an integrated model. In J. Verschueren and M. Bertucelli-Papi (eds.),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985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ges 31-46, 1987.

C21. M. Dascal. Interpretazione ermeneutica

e interpretazione pragmatica.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holastica* 79(4): 94-107, 1987. [English version i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22(4): 239-259, 1989; Polish version in *Pamiętnik Literacki* 1: 193-209, 1992].

C22. M. Dascal. The open and the covert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Sichot - Israel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3(1): 45-52, 1988 [Hebrew]. [Traduzione italiana in O. Greco e G. Scarafile (eds.), *Sotto il segno di Babele: Prospettive della comunicazione e dialogo tra saperi*. Lecce: Pensa Multimedia, pagine 11-29, 2008].

C23. M. Dascal and J. Wroblewski. Transparency and doubt: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pragmatics and in law. *Law and Philosophy* 7: 203-224, 1988 [Reprinted in *Theoria - Segunda Epoca*, Año IV, Curso 1988-1989, n. 11, pages 427-450; Spanish version in *Análisis Filosófico* 10(1): 49-68, 1990].

C24. M. Dascal. On the roles of context and literal meaning in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Science* 13(1): 253-257, 1989.

C25. T. Katriel and M. Dascal, Speaker's commitment and involvement. In Y. Tobin (ed.), *From Sign to Text: A Semiotic View of*

Communic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ges 275-295, 1989.

C26. M. Dascal. Controversies as quasi-dialogues. In E. Weigand and F. Hundsnurher (eds.), *Dialoganalyse*, II (Referate des 2. Arbeitstagung, Bochum 1988), vol. 1. Tuebingen: Niemeyer, pages 147-159, 1989.

C27. M. Dascal and E. Weizman. On speaker's meaning in literature. *Hebrew Linguistics* 28/29/30: 9-19 (January 1990; Special issue on "Stylistics and the Literary Text") [Hebrew].

C28. M. Dascal and J. Borges Neto. What is linguistics all about, after all?. *Histoire, Epistémologie, Langage* 13(1): 15-50, 1991 [Portuguese]. [Also in *Atas do IX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a Associação de Linguística e Filologia da América Latina (ALFAL)*, vol. 2. Campinas: UNICAMP, 1993, pages 435-464].

C29. M. Dascal and J. Wroblewski. The rational law-maker and the pragmatic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5: 421-444, 1991.

C30. E. Weizman and M. Dascal. On clues and cues: strategies of text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20(1): 18-30, 1991.

C31. M. Dascal. On the pragmatic structure of conversation. In J.R. Searle et al. (*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compiled and introduced by H. Parret and J. Verschuere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ages 35-56, 1992.

C32. M. Dascal. Models of Interpretation. In M. Stamenov (ed.), *Current Advances in Semantic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ages 109-127, 1992.

C33. M. Dascal. Pragmatics and foundationalism. *Journal of Pragmatics* 17(5/6): 455-460, 1992.

C34. M. Dascal. Speech act theory and Gricean pragmatics. In S.L. Tsohatzidis (ed.), *Foundations of Speech Act Theory: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pages 323-334, 1994.

C35. M. Dascal. Observations on the dynamics of controversi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17: 99-121, 1995 [French] (Spanish translation in A. Velasco Gómez (ed.), *Racionalidad y Cambio Científico*. México: Paidós, 1997, pages 99-121).

C36. M. Dascal, J. Hintikka, K. Lorenz. Games in language. In AA14, 1995, pages 1371-1391, 1995

[French, English, German].

C37. M. Dascal and V. Dascal.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In J. Rozenberg (ed.), *Sense and Nonsense: Philosophical, Clin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pages 203-223, 1996.

C38. M. Dascal. *Types of polemics and types of polemical moves*. In S. Cmejrkova, J. Hoffmannova, O. Mullerova, and J. Svetla, *Dialogue Analysis VI* (= Proceedings of the 6th Conference, Prague 1996), vol. 1.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5-33, 1998 [Reprinted in H.S. Gill and G. Manetti (eds.), *Signs and Signification*, vol. II, New Delhi: Bahri Publication, 2000, pages 127-150; reprinted in A. Capone (ed.),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Use and Pragmatics: A Volume in Memory of Sorin Stati*, München: Lincom, 2010, pages 77-97].

C39. M. Dascal and D. Mishori. 'Science' as linguistic manipulation. *Alpayim (A multidisciplinary publication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7: 91-125, 1999 [Hebrew].

C40. M. Dascal. Ethos in argumentation: A pragma-rhetorical approach. In R. Amossy (ed.), *Images de soi dans le discours: construction de l'ethos*. Lausanne: Delachaux et Niestle, 61-73, 1999

[French].

C41. M. Dascal. Some questions about mis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753-762, 1999.

C42. M. Dascal. Pragmatics and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In AA18, pages 21-51, 1999.

C43. M. Dascal and S. Cremaschi. The Malthus-Ricardo correspondence: Sequential structure, argumentative patterns, and ration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9): 1129-1172, 1999.

C44. M. Dascal and A. G. Gross. The marriage between pragmatics and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32(2): 107-130, 1999.

C45. M. Dascal. Réputation et réfutation. In M. Wauthion and A- C. Simon (eds.), *Politesse et Idéologie. Rencontres de Pragmatique et de Rhétorique Conversationnelles* (= Bibliothèque des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Linguistique de Louvain n° 107). Louvain-la-Neuve: Peeters, 2000, pages 95-105 (Enlarged English version in AA21, pages 3-17).

C45. E. Dresner and M. Dascal.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ag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1(2): 1-22, 2001.

C46. A. Gross and M. Dascal. The unity of

Aristotle's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34(4): 275-291, 2001.

C47. E. Weizman and M. Dascal. Interpreting speaker's meanings in literary dialogue. In A. Betten and M. Danneren (eds.), *Dialogue Analysis IX - Dialogue in Literature and the Media; Part I: Literature*. Tübingen: Niemeyer, pp. 61-72, 2005.

D. 认识论与元哲学

D1. M. Dascal. Empirical significance and relevance. *Philosophia* 1: 81-106, 1971.

D2. M. Dascal. Philosophy, common sense, and science. *Manuscrito* 3(1): 81-93, 1979 [Portuguese]. [Also in AA7, pages 285-312 (English) and pages 399-410 (Spanish)]

D3. M. Dascal and L. Amir. Inadequacies of Chisholm's definitions of the evident. *Crítica* 12(37): 69-76, 1981.

D4. M. Dascal and A. Idan. Procedur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lehre* 20: 226-249, 1981.

D5. M. Dascal. The imaginary and modern logic. In *Anais do Primeiro Ciclo de Estudos sobre o Imaginário*. Recife: Instituto Joaquim Nabuco de

Pesquisas Sociais, pages 11-59, 1977 [Portuguese].

D6. M. Dascal.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Brazil. In AA7, pages 277-284 (1984) and pages 365-371 (1985) [Spanish].

D7. M. Dascal, V. Dascal, and E. Landau. The art of moving and the art of proving. In F. H. van Eemeren et al (eds.), *Argumentation: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Dordrecht: Foris, pages 179-186, 1987.

D8. M. Dascal. Remarks on Granger's epistemological program. *Manuscrito* 10(2): 185-194, 1987 [Portuguese].

D9. M. Dascal. Rational-choice explanations: The limits to grounding. A comment. In E. Ullman-Margalit (ed.), *Science in Reflec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ages 67-79, 1988.

D10. M. Dascal.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Crítica* 20(58): 3-42, 1988 [Spanish]. [English version in AA11, pages 217-240].

D11. M. Das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epistemology?. In E. Villanueva (ed.), *Information, Semantics, and Epistemology*. Oxford: Blackwell, pages 224-241, 1990.

D12. M. Dascal. The arrogance of Reason. *Isegoría*

2: 75-103, 1990 [Spanish]. [Hebrew version in *Metaphora* 2: 7-30, 1991].

D13. M. Dascal. The ecology of cultural space. In AA13, pages 279-295, 1991 [Spanish version, in the Spanish transl. of AA13, pages 381-404, 1992; Hebrew version in *Metaphora* 3: 23-40, 1993].

D14. M. Dascal. Rationality and interpretative tolerance. In *Filosofia da Ciencia*. Vigo: Grupo Aletheia/Editorial Ir Indo, pages 143-164, 1990 [Gallego].

D15. M. Dascal. *Epistemology, controversies, and pragmatics*. *Isegoría* 12: 8-43 (1995) [Spanish] (Portuguese version in *Revist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Historia da Ciencia* 12: 73-98, 1994; shorter English version under the title "Epistemology and controversies", in Tian Yu Cao (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Volume 10 of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Philadelphia: Philosophers Index Inc., pages 159-192; 2000).

D16. M. Dascal. *The balance of reason*. In O. Nudler (ed.), *La racionalidad: su poder y sus limites*. Buenos Aires/Barcelona/Mexico: Paidós, pages 363-381, 1996 [Spanish].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in D. Vanderveken (ed.), *Logic, Thought and Action*, Dordrecht: Springer, pp. 27-47, 2005 ;

abridged Chinese version in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2(7): 97-101; 2006).

D17. M. Dascal. The Beyond Enterprise. In J. Stewart (ed.), *Beyond the Symbol Model: Reflection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Nature of Language*. Albany, NY: SUNY Press, pages 303-334, 1996.

D18. M. Dascal. Critique without critics?. *Science in Context* 10(1): 39-62, 1997.

D19. M. Dascal. Controversy in philosophy. In *Encyclopédie Philosophique Universelle*, vol. 4: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583-1604, 1998 [French].

D20. M. Dascal. *Three prejudices about prejudice*. In R. Amossy and M. Delon (eds.), *Critique et Légitimité du Préjugé: XVIIIe-XXe Siècles*. Brussel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113-118, 1999 [French].

D21. M. Dascal. The study of controversies and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Science in Context* 11(2): 147-154, 1998.

D22. M. Dascal. Conditions for the exercise of critique. In G.-E. Sarfati (ed.), *Discours, Culture, Politique: Essai de Redéfinition de la Fonction Critique*. Tel Aviv: Institut Français, 37-40, 1998 [French].

D23. M. Dascal. *How rational can a polemic across the analytic-continental 'divide' b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9(3): 313-339, 2001.

D24. M. Dascal. *Transparency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From Leibniz's dream to today's reality.*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3(1): 1-26, 2003.

D25. M. Dascal and V. Dascal. De-fixation of belief. In F. Gil, P. Livet, and J. Pina Cabral (eds.), *The Process of Belief*. Lisboa: Gradiva, 2004, pp. 321-353 [Portuguese].

D26. M. Dascal, "On the uses of argumentative reason in religious polemics". In T.L. Hettema and A. van der Kooij (eds.), *Religious Polemics in Context*. Assen: Koninklijke Van Gorcum, 2004, pp. 3-20.

D27. M. Dascal. Dialectics in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 C. K. P. Regner and L. Rohden (eds.), *Philosophy and Science Redrawing Horizons*. S. Leopoldo (Brasil): Editora Unisinos, 2005, pp. 15-31 [Portuguese]. (Traduzione italiana in S. Bonfiglioli e C. Marmo (eds.), *Retorica e scienze del linguaggio: Teorie e pratiche dell'argomentazione e della persuasione*; Roma: Aracne, pp. 119-136, 2005. German translation in W-A. Liebert and M-Denis Weitze

(eds.), *Kontroversen als Schlüssel zur Wissenschaft? Wissenskulturen in sprachlicher Interaktion*; Bielefeld: Transcript, pp. 19-38, 2006).

D28. M. Dascal. Debating with myself and debating with others. In AA23, pages 31-73, 2005.

D29. M. Dascal. Normative rationality against praxis in scientific debate? *Erwägen-Wissen-Ethik* (Deliberation-Knowledge-Ethics) 17(2): 263-265, 2006.

D30. M. Dascal. Dichotomies in debate. In L. Ionescu-Ruxandoiu in collaboration with L. Hoinarescu (ed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Ingroup and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Bucharest: Editura Universitatii dom Bucuresti, 2006, pages 21-34.

D31. M. Dascal. *Dichotomies and types of debate*. In F. H. van Eemeren and B. Garssen (eds.), *Controversy and Confrontation: Relating Controversy Analysis with Argumentation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pp. 27-49.

D32. M. Dascal. Controversiality without controversy?. *Erwägen, Wissen, Ethik* (Deliberation, Knowledge, Ethics) 20(2): 255-257, 2009.

IN PRESS

D-in-P1. Dialogue between rationalities. In A.A. Guseinov (ed.), *Philosophy in Dialogue of Culture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Philosophy Day, Moscow, 16-19 November, 2009). Moscow: Progress-Tradition Publishers.

E. 心智哲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

E1. M. Dascal, K. Wachowitz, V. Zavarin, and M. T. Singer. Commitment and reference in schizophrenic discourse. In C.S. Masek, R.A. Hendrick, and M.F. Miller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anguage and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pages 57-65, 1981.

E2. M. Dascal. Towards psychopragmatics. *Investigaciones Semióticas* 4: 145-159, 1984. [Also in T. Borbé (ed.), *Semiotics Unfolding* (=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Vienna July 1979), vol. 2.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pages 1119-1126, 1984]

E3. M. Dascal. Language use in jokes and dreams: sociopragmatics vs. psychopragmatic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5: 95-106, 1985.

E4. M. Dascal, J. Borges Neto, and E. Francozo. Modeling the psycholinguistic mold.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345-376, 1985.

E5. M. Dascal. Kaspar Hauser or the fabrication of theory. *DELTA - Documentacao de Estudos em Linguística Teórica e Aplicada* 1: 37-49, 1985 [Portuguese].

E6. M. Dascal and I. Berenstein. Two modes of understanding: comprehending and grasping.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7: 139-151, 1987.

E7. M. Dascal. Language and reasoning: sorting out sociopragmatic and psychopragmatic factors. In J. C. Boudreaux, B. W. Hamill, and R. Jernigan (ed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Problem Solving* 2.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 pages 183-197, 1987.

E8. M. Dascal. Leibniz vs. Descartes: Competing Paradigms for Cognitive Science. In A. Heinekamp (ed.), *Leibniz - Tradition und Aktualität*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Leibniz Congress. Hannover, 14-19 November 1988). Hannover: Leibniz Gesellschaft, pages 189-196, 1989.

E9. M. Das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hilosophy: the knowledge of representation. *Systems Research* 6(1): 39-52, 1989 [Revised German version in K. Bucholz, S. Rahman, and I. Weber (eds.), *Wege zur Vernunft: Philosophieren zwischen Tätigkeit und Reflexion*. Frankfurt - New York: Campus Verlag, 1999, pages 161-179].

E10. M. Dascal and E. Francozo. The pragmatic turn in psycho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15 (1/2): 1-23, 1989.

E11. M. Dascal. Why does language matter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inds and Machines* 2(2): 145-174, 1992 [Also in J. Lopes Alves (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heory, Uses, Impacts*, Lisboa: APDC & SPF, 1992, pages 52-78; Versione italiana in *Iride: Filosofia e Discussione Pubblica* (Firenze): vol. 7 (13), 1994, pagine 519-556].

E12. M. Dascal and A. Horowitz. Semantics and the psych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2(2): 395-399, 1992.

E13. I. Dror and M. Dascal. Can Wittgenstein help free the mind from rules?. In D.M. Johnson and C. Erneling (eds.), *The Future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7-

226, 1997.

E14. M. Dascal.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and the games of language. In M. Astroh, D. Gerhardus, and G. Heinzma(eds.), *Dialogisches Handeln: Ein Festschrift für Kuno Lorenz*. Heildeberg: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pages 183-191, 1997.

E15. M. Dascal. Language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1(1): 35-89, 2002. (reprinted in B. Gorayska and J.L. Mey (eds.), *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Co-existence, Convergence, and Evolu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37-62, 2004). [Hebrew translation in *Galileo* 124: 41-53, December 2008; Traduzione italiana in *YOD. Cinema, comunicazione e dialogo tra saperi*. 1(1-2): 62-76, 2009.

E16. M. Dascal. Communicating with computers: Between Turing's Test and the "Chinese Room". *Ah'shav Literary Review* 69/70: 122-129; 2005 [Hebrew].

E17. M. Dascal. Digital culture: Pragmatic and philosophical challenges. *Diogène* 211: 26-47 [French], 2005; *Diogenes* 211: 23-309 [English], 2006.

E18. M. Dascal and I. Dror.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technologies: Towards a pragmatic approach. *Pragmatics & Cognition* 13(3): 451-457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Cogni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Pragmatics of Cognition”], 2005.

E19. M. Dascal. Is self-debate possible? Dissolving some of its alleged paradoxes. *Manuscrito* 29(2): 319-349, 2006 [Portuguese].

E20. M. Dascal. Mental diversity and identity: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debate. *Pragmatics & Cognition* 17(2): 403-420, 2009.

F. 政治哲学、伦理学、行为哲学

F1. M. Dascal. The idea of peace in the philosophy of M. Buber. In *Filosofia e Desenvolvimento*, vol. 1 (= Atas da III Semana Internacional de Filosofia, Salvador 17-23 July 1976). Rio de Janeiro: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Filósofos Católicos, pages 369-386, 1977 [Portuguese]. [Reprinted in M. Buber, *Do Diálogo e do Dialógico*, S. Paulo: Perspectiva, 1982, pages 11-29]

F2. M. Dascal. Relevant loyalty. In AA2, pages 29-38 [Hebrew].

F3. M. Dascal. Closed society, open society, abstract society. In H. Berghel, A. Huebner, and E. Kohler (eds.), *Wittgenstein, the Vienna Circle, and Critical Rationalism*. Vienna: Holder-Pichler-Tempsky, pages 253-257, 1979. [Portuguese version in *Ciencia e Filosofia* 2, pages 89-100, 1980]

F4. M. Dascal and O. Gruengard. Unintentional action and non-action. *Manuscrito* 4(2): 103-113, 1981.

F5. A. Idan and M. Dascal.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social action. *Iyyun* 36: 35-59, 1987 [Hebrew].

F6. M. Dascal. Toleran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Z. Rosen and Z. Tauber (eds.), *Violence and Tolerance*. Tel Aviv: Papyrus, pages 157-172, 1989 [Hebrew]. (Enlarged Portuguese version in AA12, pages 217-240 and in *Crítica* 21 (62): 3-28, 1989).

F7. M. Dascal and A. Idan. From individual to collective action. In F. Vandamme and R. Pinxten (eds.), *The Philosophy of Leo Apostel -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Ghent: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pages 133-148, 1989.

F8. M. Dascal. Pluralism in education. In W. Nijhoff (ed.), *Values in Higher Education: 'Bildungsideale'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Enschede: University of Twente, pages 125-140, 1990. (Reprinted in R. Shapira and A. Kasher, eds., *Reshafim: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Education*, Tel Aviv University, 1991, pages 399-412).

F9. A. Idan and M. Dascal. The basic entities of economy. *Methodus* 4(1): 149-153, 1992.

F10. M. Dasc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L. Olivé (ed.), *Etica y Diversidad Cultural*. Mexico: UNAM and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pages 229-252 (1993) [Spanish] (also in *Educacao e Filosofia* 5/6 (10-11): 169-188, 1991).

F11. M. Dascal.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prospects and pitfalls". In A. Aviram and J. Richardson-Deberghes (eds.), *Pedagogic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Guiding Vi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Beer-Sheva: The Center for Futurism in Education, Ben Gurion University, pages 86-89, 1999.

F12. D. Mishori and M. Dascal. Language change as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H. Narang (e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inema*. New Delhi: Books Plus, pages 51-67, 2000.

F13. M. Dascal. Can the loyalty to a community

be a morally relevant criterion?. In AA20, pages 263-278, 2001.

F14. M. Dascal. *A university for the next millenium*. In Isabel Loureiro e Maria Cândida del Masso (eds.), *Tempos de Greve na Universidade Pública*. Marília: UNESP, pages 93-101, 2001 [Portuguese].

F15. M. Dascal. *Identities in flux: Arabs and Jews in Israel*. In G. Weiss and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pages 150-166, 2003.

F16. M. Dascal. *Diskommunikation und Pseudo-Moralität in der Aktion-Reaktion-Dialektik des Terrors*. In G. Meggle (ed.), *Terror und der Krieg gegen Ihn: Öffentliche Reflexionen*. Paderborn: Mentis, pages 135-143, 2003. [English version: *The unethical rhetoric of terror*. In G. Meggle (ed.), *Ethics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Frankfurt: Ontos, 2005, pages 113-120].

F17. M. Dascal. *Argument, war, and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 Parfitt with Yulia Ergorova (eds.), *Jews, Muslims, and the Mass Media: Mediating the 'Other'*.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p. 228-248, 2004.

F18. M. Dascal. *The challenge of human difference and the ethics of communication*. In I. Menuhin and Y. Yovel (eds.), *Can Tolerance Prevail? Moral Education in a Diverse World*. Jerusalem: The Hebrew University Magnes Press, 2005, pages 94-102 [Hebrew]. [Revised Portuguese version: O desafio da diferença humana e a ética da comunicação. In S. Stein and E. Kuiava (eds.), *Linguagem, Ciências e Valores: Sobre as Representações Humanas do Mundo*. Caxias do Sul, RS: 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Caxias do Sul (EDUCS), 85-95.]

F19. M. Dascal. Solomon, Ibn Rushd, Leibniz - und der Israel/Palästina-Konflikt. In G. Meggle (ed.), *Deutschland, Israel, Palästina: Streitschriften*. Hamburg: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EVA], 2007, pages 233-250 [German] (English version: “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Can past approaches help to solve present conflicts?”, in AA25, pages 281-295; Spanish version: “Tradiciones en la resolución de conflictos y controversias: ¿cómo resolver conflictos actuales con la ayuda de planteamientos del pasado?”, in J. Choza and J. de Garay (eds.), *Estado, derecho y religión en oriente y occidente*, Sevilla/Madrid: Thémata/Plaza y Valdés, 2009, pages 187-211).

F20. M. Dascal. *Towards a dialectic of*

tolerance. *L'Analisi Linguistica e Letteraria* 16(2): 529-541, 2008.

F21. M. Dascal. *Colonizing and decolonizing minds*. In I. Kuçuradi (ed.), *Papers of the 2007 World Philosophy Day*. Ankara: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Turkey, 2009, pages 308-332, (Brazilian version: *Colonizando e descolonizando mentes* (= *Cadernos IHU-Idéias* No. 118, 2009, xx pages); São Leopoldo, RS, Brasil, Instituto Humanitas Unisinos [accessible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ally form, the latter at www.unisinos.br/ihu]; English reprint in A.S. Dias, J.A. Raposo, J.L. Alves, L.D. d'Almeida, P. de Sousa Mendes (eds.), *Liber Amicorum de José de Sousa e Brito: Estudos de Direito e Filosofia*. Coimbra: Edições Almedina, 2009, pages 589-610).

G. 美学

G1. V. Dascal and M. Dascal. What is understanding art?.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8: 227-245, 1982 [Spanish]. [English version in A. Balis, L. Aagaard-Mogensen, R. Pinxten and F. Vandamme (eds.), *Art in Culture*, vol. 2. Ghent: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1985, pages 271-298]

G2. V. Dascal and M. Dascal. More on

understanding art.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9: 58-61, 1983 [Spanish].

G3. M. Dascal and V. Dascal. Between illusory comprehension and therapeutic illusion.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12: 335-345, 1986 [Spanish].

H. 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

H1. M. Dascal. Leibniz as a scientist. *The Hebrew Encyclopedia*, vol 15, pages 689-690, 1969 [Hebrew].

H2. M. Dascal.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In T. A. Sebeok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vol. 1.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pages 443-445, 1986.

H3. M. Dascal. Possible worlds. In T. A. Sebeok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vol. 2.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pages 747-750, 1986.

H4. M. Dascal. Psychopragmatics. In T. A. Sebeok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vol. 2.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pages 760-761, 1986.

H5. M. Dascal. Relevance logic and Maxim

of relevance. In T. A. Sebeok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vol. 2. Berlin/New York/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pages 795-797, 1986.

H6. M. Dascal. Cognitivism. In *Encyclopédie Philosophique Universelle*, vol. II: *Les Notions Philosoph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p. 349 [French].

H7. M. Dascal. Cooperation (principle of). In *Encyclopédie Philosophique Universelle*, vol. II: *Les Notions Philosoph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p. 349 [French].

H8. M. Dascal. Expression (Leibnizian theory of). In *Encyclopédie Philosophique Universelle*, vol. II: *Les Notions Philosoph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p. 934 [French].

H9. M. Dascal. Semiology. In *Encyclopédie Philosophique Universelle*, vol. II: *Les Notions Philosoph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0, pages 2343-2344 [French].

H10. M. Dascal. "Yehoshua Bar-Hillel". In D. Huisman (ed.), *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 2nd.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3, p. 242 [French].

I. 編輯工作

I1. Since 1979, founder and editor of the series *Philosophical Texts* (Hebr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with scholarly introductions and notes),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Tel Aviv.

Titles published: 1. Descartes: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and Leibniz: *Critical Remarks on Descartes* (1979); 2. Lao Tzu: *Tao Te Ching* (1981); 3. Averroes: *On Decision* (1985); 4. Diderot: *Lettre sur les aveugles a l'usage de ceux qui voient* (1986); 5. Leibniz: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Arnauld* (1988); 6. Al Farabi: *The Political Regime* (1992); 7. S. 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1994); 8. M. Heidegger, *Papers on Metaphysics and Language (1929-1959)* (1999);

I2. Founding member of *Manuscrito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published twice a year by the Centro de Logica, Epistemologia, e Historia das Ciencias,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Brazil. The journal publishes articles in Portuguese, Spanish, French and English. 1976-1982, Member of the 5-persons Editorial

Committee; 1982-1999, Editor; thereafter,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13. Since 1974, advisory editor of the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Buenos Aires).

14. 1980-1998,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the series of books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published by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15. Since 1982,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Iyyun - Hebrew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Jerusalem).

16. Since 1983,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Crítica - Revista Hispanoamericana de Filosofía* (México).

17. Since 1984,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editors of *Histoire, Epistémologie, Langage* (Paris).

18. 1985-1991,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DELTA - Documentação de Estudos de Lingüística Teórica e Aplicada* (São Paulo).

19. Since December 1987, founder and editor of the series *Ma?Da!*, published by Dvir (Tel Aviv) [Original Hebrew monographs on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Titles published: 1. *The courage to be*

gifted (1990; 2nd, revised ed. 2001); 2. *What is ideology?* (1990); 3. *Karate* (1990); 4. *On the Nature of Art* (1991); 5. *The Language of Theater* (1991); 6. *Psychodrama* (1991); 7. *Film and Philosophy* (1991); 8. *Music in Development: Innovations in music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between 1945 and 1990* (1992); 9. *Buddhism* (1993); 10. *Feminism and its Opponents* (1993); 11. *Rock - Music and Culture* (1995); 12. *The Aztecs: From the Sun Spear to the Broken Spear*(1996); 13. *Postmodernism: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1997); 14. *Resilience: Stories of a Family Therapist* (1997); 15. *Quantum Theory: Reality or Mystery?* (1997); 16. *A Gate to Architecture* (1999; 2nd, revised ed. 2008); 17. *Foucault and Humanism* (2006); 18. *Rhetoric* (2006); 19. *Socialism between Politics and Utopia* (2008);

I10. Since January 1988,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Analogía - Revista de Filosofía, Investigación y Difusión* (México).

I11. Since December 1989, member of the board of editors of *Cuadernos Venezolanos de Filosofía* (Caracas).

I12. Since January 1990, member of the board of consulting editors of *Educação e Filosofia* (Uberlândia, Brasil).

I13. Since January 1990,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Razón Práctica* (Caracas and Valencia, Venezuela).

I14. Since August 1990,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Acciones Textuales* (México).

I15. Since January 1991,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Isegoría* (Madrid).

I16. Since January 1991, founder and editor-in-chief of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First issue published March 1993].

I17. Since February 1995,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Sorites - Electron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Madrid).

I18. Since January 1996, member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Interaction & Cognitions* (Paris).

I19. 1996-2010, co-editor [with Jan Nuyts and Ray Gibbs] of the book series *Human Cognitive Processing* (HCP), published by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Titles published: 1. Ning Yu,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1998); 2. David L. Cooper, *Linguistic Attractors: The Cognitive Dynamic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hange* (1999); 3. Catherine Fuchs and Stéphane Robert (eds.), *Language Diversity and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1999); 4. Klaus-Uwe Panther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999);); 5. Jan Nuyts, *Epistemic Modality,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2001); 6. Michael Fortescue, *Pattern and Process: A Whiteheadian perspective on linguistics* (2001); 7. Izchak Schlesinger, Tamar Keren-Portnoy, and Tamar Parush, *The Structure of Arguments* (2001); 8. Ted Sanders, Joost Schilperoord, and Wilbert Spooren (eds.), *Text Representation: Linguistic and Psycholinguistic Aspects* (2001); 9. Carl F. Graumann and Werner Kallmeyer (eds.), *Perspective and Perspectivation in Discourse* (2002); 10. Royal Skousen, Deryle Lonsdale and Dilworth B. Parkinson (eds.), *Analogical Modeling: An Exemplar-Based Approach to Language* (2002); 11. Cameron Shelley, *Multiple Analogie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2003); 12. Vyvyan Evans, *The Structure of Time: Language,*

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 (2004); 13. Michele Prandi, *The Building Blocks of Meaning*, 2004; 14. Esa Itkonen, *Analogy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2005); 15. June Luchjenbroer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2006); 16. Reuven Tsur, 'Kubla Khan' - *Poetic Structure, Hypnotic Quality and Cognitive Style* (2006); 17. Andreas Langlotz, *Idiomatic Creativity* (2006); 18. Monica González-Marquez, Irene Mittelberg, Seana Coulson and Michael J. Spivey (eds.),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 19. Réka Benczes, *Creative Compounding in English* (2006); 20. Michel Aurnague, Maya Hickmann, Laure Vieu (eds.), *The Categorization of Spatial Entitie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07); 21. Mengistu Amberber (ed.), *The Language of Memory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2007); 22. Erich Berendt (ed.), *Metaphors for Learn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2008); 23. Jana Holšánová, *Discourse, Vision, and Cognition* (2008); 24. Vyvyan Evans and Stéphanie Pourc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9); 25. Klaus-Uwe Panther, Linda L. Thornburg, and Antonio Barcelona (eds.),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Grammar (2009);

I20. Since November 1998, member of the Advisory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ook series *Current Research in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CRiSPi), published by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Amsterdam).

I21. Since September 1999, member of the Advisory Editorial Board of *Revista Patagónica de Filosofía* (Bariloche, Argentina).

I22. Since February 2000,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Board of *Cités – Philosophie, Politique, Histoire* (Paris).

I23. February 2001 - February 2008,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Amsterdam).

I24. Since April 2001,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Lugano, Switzerland).

I25. Since May 2001,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electronic journal *Marges Linguistiques* (Aix-en-Provence, France).

I26. Since May 2003, founding 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Controversies*, published by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Titles published: 1. Pierluigi Barrotta and Marcelo Dascal (eds.), *Controversies and Subjectivity* (2005); 2. Frans H. van Eemeren and Peter Houtlosser (eds.), *Argumentation in Practice* (2005); 3. Shai Frogel, *The Rhetoric of Philosophy* (2005); 4. Marcelo Dascal and Han-liang Chang (eds.), *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 (2007); 5. Douglas Walton, *Dialog Theory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2007); 6. Frans H. van Eemeren and Bart Garssen (eds.), *Controversy and Confrontation: Relating Controversy Analysis with Argumentation Theory* (2008); 7. Marcelo Dascal (ed.), *The Practice of Reason: Leibniz and his Controversies* (2010); 8. Yaron M. Senderowicz, *Controversie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Mind* (2010);

I27. Since January 2005,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Análise* (Lisbon).

I28. Since February 2005,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Lexicon Philosophic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exts and Ideas* (Rome).

I29. Since April 2006,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book series “Dialogue Studies”,

published by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I30. Since May 2007,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book series “Studies in Meaning and Communication”, published by Davis Group Publishers (Neuchâtel).

I31. Since December 2008,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electronic journal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Argumentación* (Madrid).

I32. Since May 2009,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Análisis Filosófico* (Buenos Aires).

I33. Since December 2009, member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Paradigmi - Rivista di Critica Filosofica* (Rome).

J. 书评

J1. M. Dascal. Review of *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by G. Mounin. *Iyyun* 18: 95-96, 1967 [Hebrew].

J2. M. Dascal. Re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by N. Rescher. *Iyyun* 18: 197-200, 1967 [Hebrew].

J3. M. Dascal. The semantics of De Mauro. *Iyyun* 20: 257-261, 1969 [Hebrew].

J4. M. Dascal. Review of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 by M.W. Wartofsky and R.S. Cohen (eds.). *Iyyun* 21: 244-249, 1970 [Hebrew].

J5. M. Dascal. Review of *Leibniz -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by L.E. Loemker (ed.). *Iyyun* 22: 139-141, 1971 [Hebrew]. [English version in *Philosophia* 4: 427-432, 1973]

J6. M. Dascal. Review of *The Methodological Status of Grammatical Argumentation*, by R. Botha. *Philosophia* 4: 351-364, 1973.

J7. M. Dascal. Review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versus Innate Ideas*, by J. M. Penn. *Philosophia* 4: 393-400, 1974.

J8. M. Dascal. Review of *A Critiqu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by C.K. Mundle. *Iyyun* 25: 109-113, 1974 [Hebrew].

J9. M. Dascal. Review of *Leibniz als Sprachforscher*, by S. von der Schulenburg.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2: 389-401, 1975.

J10. M. Dascal. Review of *Konstruktionen vs. Positionen: Beitrage zur Diskussion um die Konstruktive Wissenschaftstheorie* (2 volumes), by K. Lorenz (ed.).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ia* 6:

277-280, 1980 [Spanish].

J11. M. Dascal. Review of *Theory of Knowledge*, 2nd edition, by R. Chisholm.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Filosofia* 7: 79-81, 1981 [Spanish].

J12. M. Dascal. Review of *Leibniz*, by G.M. Ross. *Iyyun* 34: 225-226, 1985 [Hebrew].

J13. M. Dascal. Review of *Logik und Semiotik in der Philosophie von Leibniz*, by H. Burkhardt. *Iyyun* 34: 224, 1985 [Hebrew].

J14. M. Dascal. Review of *Leibniz: Perception, Apperception and Thought*, by R. McRae. *Iyyun* 34: 221-224, 1985 [Hebrew].

J15. M. Dascal. Review of the Hebrew version of *Ludwig Wittgenstein - A Memoir*, by N. Malcolm. *Haaretz*, pages 8-9, Dec. 23, 1988 [Hebrew].

J16. M. Dascal. Review of *A Conversa: Linguagem do Quotidiano. Ensaio de Filosofia e Pragmatica*, by F. Belo. *Análise* 16: 177-179, 1992 [Portuguese].

J17. M. Dascal.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language in 17th century British philosophy. Review article on *Language and Experience in 17th Century British Philosophy*, by L. Formigari. *Semiotica* 96 (1/2): 139-147, 1993.

J18. Review of *Recovering the Measure: Interpretation and Nature*, by R. C. Nevil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hilosophy* 25(1): 100-101, 1993.

J19. M. Dascal. Critical review of *The Dilemma of Context*, by B-A. Scharfstein. *Iyyun* 43: 99-106, 1994.

J20. M. Dascal. Cognitive science in the philosopher's mill. Critical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d. by C. Hookway and D. Peterson. *Pragmatics & Cognition* 3: 133-145, 1995.

J21. M. Dascal. Review of *Father of the Poor? Vargas and his Era*, by Robert M. Levine. *Estudios Interdisciplinarios de América Latina (E.I.A.L.)* 11(1): 136-139, 2000.

J22. M. Dascal. On the epistemological role of natural languages according to Leibniz.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Critical review of *De Linguis in Universum: On Leibniz's Ideas on Language. Five Essays*, by S. Gensini.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30(1/2): 187-204, 2003.

